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滙甲集目錄

卷十七

萬

言

字貞一浙江鄞縣人充宗先生猶子梨洲先生弟子也以副貢官五河縣著有管村集

重校資治通鑑序

歐孝子傳

古錢記

寒村集序

鄭義門詩序

塾庵記

上總督李公書

湯

傳楹

字子輔更字卿謙吳縣人諸生著有湘中草六卷

李簡子遺書序

西堂秋夢錄序

題秋夢錄後

首春遊虎邱記

國朝文滙

卷十七

目錄

一

甲集

九 八 八 七 五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與展成論禪喜書

附來札

十

與展成書

十二

與展成書

十二

與既庭書

十二

哭蓮兒文

十二

朱昇

字方庵浙江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官四川岷州縣知縣有蜀中草

蔣虎臣先生與善約言序

十五

王鄭合詠序

十五

同卿許傅巖先生詩稿序

十六

熊拙溪詩稿序

十六

張玉書

字素存江蘇丹徒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貞有張文貞公文集

馬襄武公崇祀名宦頌

有序

十八

送李侍讀楊職方同使安南序

十九

書卓氏傳經堂集後

二十

東臯記

二十

山西布政使參議袁公墓誌銘

二十一

浙江按察司僉事崔公墳銘

二十二

蔣德峻字公遜號錦庵江蘇長洲人順治辛丑進士官兵部主事

與甫里諸父老籌賑書

二十五

宋振麟字子補號中巖陝西淳化人順治中選拔貢生有中巖集

五伯說

二十六

朱明府詩序

二十七

蕭正模字端本號深谷福建將樂人順治朝拔貢生有後知堂文集

光武論

二十九

北魏孝文論

二十九

明長蘆鹽運使謝公傳

三十

歸化縣令蒼潭黃公傳

三十一

惕齋熊先生墓誌銘

三十二

連山令蕭西臺先生墓誌銘

三十三

王猷定字于一號於石江西南昌人貢生有四照堂集

潘江如穆溪詩序

三十五

喬簡襄詩序

三十五

姜西銘詩序

三十六

宋遺民廣錄序

代

三十六

浙江按察司獄記

三十七

桓嬰記

三十七

太傅新樂侯劉公傳

三十八

李烈張公傳

三十九

李一足傳

四十

錢烈女墓誌銘

四十一

國朝文匯甲集卷十七

重校資治通鑑序

立齋先生家居無事得陽羨路氏資治通鑑板校而補之存為數中
人萬言請曰吾師頻歲之勤惡得無一言以先之先生曰余何言乎司馬公此書其
於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治亂得失之故亦既甚詳且悉矣余何言乎顧聞昔人有言
讀通鑑者須用一番記其人名更一番晰其地理此識記之法也每遇一事既備其
始終條理而核之復取袁機仲記事本末以相印證庶免脫漏之患此貫串之法也
又於某時遇某事某人處某事既已得其緣起不當即為究竟姑掩卷靜思設使我
遇其時當其任應作何等措置若何而成若何而敗先有定見於中然後以古人之
行事合之則其所得與口耳誦說者必有異此練事之法也但上智絕少中材頗多
縱使篤志好學而歷時既久每患遺忘又必如司馬公稽古錄黃東發歷史紀要等
書每人每事擇其關要筆而錄之隨地隨時皆可緝閱振綱挈領寓目了然此又備
忘之法也昔溫公通鑑既成當時王勝之曾起訛細閱一過他人讀未數卷已昏昏
厭倦舍去吾以為是皆讀之無術以至此使得吾數法將有朝斯夕斯寢食於斯而
莫之數者又何人不可為勝之而顧以是貽司馬公羞乎然通鑑之所紀惟治亂而

治亂之所由惟人才。他不具論。即以漢晉隋唐一統者言之。蕭張見用。赤社斯興。王謝東成。典午勿墜。以至蘇高贊謀於開皇之世。房魏效仁義於貞觀之朝。莫不倚畀元臣。恢宏盛業。比其後也。五侯十常侍之輩。塗炭兩京。王國寶司馬元顯之傳。破壞江左。楊素之與裴矩。其操術殊。而逢君之惡。則一。李林甫之與田令孜。其流品異。而悞國之罪。則同。讀史至此。固未有不歎息痛恨於其人者也。吾黨誦法聖人。抗言王道。其於數千年中人品之賢否。尤必加意致詳。勸戒既明。取舍一定。庶幾坐而言起而行。不失為善讀溫公通鑑者哉。言對曰。吾師標舉讀史諸法。詳盡无遺。是即可以為序矣。承命取金氏王氏所編。綴於前後。而書其言於首篇。

歐孝子傳

歐德耀。五河諸生也。父友范。以鄉貢筮仕。得柳州上林縣尹。順治八年。臘月抵任。明年七月。李定國破柳州。諭守令降者皆復官。友范不屈。繫別將常姓營中。已携之賓州。又携之南甯府。卒遇害。時德耀未十齡。奉其母家居。長為諸生。頗有文譽。康熙辛未。余蒞五邑三年矣。每朔望集諸生於學。講書論義。且理其詞訟。七月之朔。德耀直講。適至篤信好學章。且講且流涕。講畢。余問故。德耀前對其父死官事。且言今四十年。尚未歸葬。以是觸於心。不禁敝啟明府前也。余謂子誠欲迎喪。則吾同年俞君寅。

方尹上林宜莫如此時矣。德耀聞之甚喜。越月請移文南行。明年春始達柳州。至上林則已四月。俞公為詢歐尹事。一城無復知者。最後得諸生盧大勳。邑紳韋泰運於遠鄉。兩人年皆七十餘。嘗及歐尹門。言歐尹事甚悉。曰：歐任上林而不死上林。今何從得其喪耶？德耀悲慟欲絕。次日辭俞趨賓州。俞以十緡佐其資斧。至賓。徧訪無所得。又至南甯。其無可訪。一如賓。蓋歐尹篤於殉義。不欲以姓名自白。而營中直與得囚等棄之。誰復識為令君死者？生以是悲鬱成疾。卒於肇慶舟中。邑人悲生之志。上其事。學臺許公汝霖為表閭曰：至性可憫。祀之鄉賢祠。

古錢記

吾門呂公忠奇士也。性狷介。無時俗之好。顧獨喜藏古錢。聞某所有某錢。某人得某錢。輒多方購致之。年十七。遂致錢有數百種。自秦漢迄先朝及遠方屬國。其名號往往而備。時起與之俱行。則衣袖索索有聲。余怪之。因取視焉。其文有小篆者。有仿古籀者。有隸與八分者。有真楷者。有行草者。有行草八分兼者。其色有紅若塗朱者。有碧若糝綠者。有蒼若漬藍抹青者。有雜出乎朱綠青藍之間者。其體製有輪廓周正者。有無輪廓者。有如刀而員其首者。有方而稍長上連下分者。有厚而於式無損者。有薄而為土所蝕僅存其似者。參錯斑駁。光照几席間。雖予之素無是好者。亦顧而

樂之。因笑謂呂生曰。昔皇甫玄晏嗜書。秘中散嗜琴。陶靖節嗜酒。米南宮嗜石。之數子所嗜。皆與世無爭。故得安然而終其身。今天錢乃舉世所趨走如鶩者。而獨封之以為玩。吾見其不安於子也。呂生曰。不然。吾惡夫富人之私其錢。以與此市也。故一反其所為。而以玄晏之書。中散之琴。靖節之酒。南宮之石。視之。則是化有用為無用也。而又何患乎。且彼之所私者。皆當代通行之貨。正使得吾此錢。亦復斥為糞土。而等之乎書與琴酒與石已耳。余曰。雖然。使彼有子之好。則出其資以購之。所得當百倍於子。是子終不得不出其下矣。故必求所以異者。試與子即錢而論。其世焉於半兩。知始皇并天下。盡墜聖人制度。使太公園法。周官泉府之遺。不復覩於今日。是皆秦之罪也。於五銖。知漢世立法之善。輕重適宜。行之永遠而無弊也。於常平。知兩京近古之政。其民無凍餒之患也。於大黃布刀大泉五十小泉直一。泉貨泉布。知莽之飾古懷詐。欺孤寡以移其社稷也。於開通知文皇之起義兵。除暴亂。致貞觀之治。而文德有以左右於內也。於乾元。知明皇之不終。縱林甫私祿山。而啓其子於靈武也。於太平至道。知棄金匱之言。而趙中令遂君以惡也。於景德祥符。慶曆嘉祐。知澶淵不盡用冠準。卒受欽若天書之愚。而韓億富歐陽之得君為難也。於熙寧元祐。紹聖宣和。知以君子小人之消長為治亂。而安石始其難於前。蔡京成其禍於後也。於建

炎造咸淳。知始誤於和。而耽湖山。以偏霸終隱其敗。而迷詩酒。以速亡也。於洪武以下。知芟刈羣雄。再立人紀。而日月之揭於中天者。三百年也。於大定朝鮮。知宋道之衰。而三光分曜。明德之盛。而溥海來王也。嗚呼。當其鑄是錢時。豈不為子孫萬世之業。乃倏焉秦易。而漢漢易。而唐。而宋。而明。其降年不永。如三國六朝五代。欲求其錢。且不可得。然則子所握者。又不特玩好之是供。而實為古今升降之大契券也。彼有天下。且然而況富人者。敢以其貲與吾子角哉。子惟不自多其有。而益求其所未有。光天厚地之下。安知不有進於此者。葉公好龍。期年而真龍至。吾又將為子他日之賀也。

寒村集序

八代衰。而韓文公起之。是既有韓文。而八代之文可廢也。五季靡。而歐陽文忠公振之。是既有歐文。而五季之文可廢也。自余與寒村學文於黃先生。即持此說久矣。及來京師。見公卿貴人。下及館客遊士。莫不家寶文選之書。人挾溫李之冊。而韓歐一派文字。多束之不觀。心竊疑之。夫文選非八代之所聚。溫李非五季之濫觴乎。亟就而叩其說。則東坡所云。韓文公談笑而麾天下靡然復歸於正。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孔氏者。濛濛皆能上口。以是知世人之陽不棄其名。而陰別濟以實者。

無非欲附枝連葉逞其華辭冀以譁世而取寵也嗟乎有生亦易盡之期富貴非可久之物正使以直取之以直守之猶恐則致驕淫不得與於儒生文士之列矧可汨其性靈工為妍悅以千萬載無窮之羞忤易一二人不可必之稱揚乎嘗見有瀾翻國語首被謫官跼伏權門不蒙殊拔者則趨時或反以賈禍飾譽亦未必邀榮而徒使他日一坏之士塵土坐之無光狐狸望而卻步良足歎也已余與寒村雖不得志於時幸墨守一先生之言銖較而寸量之各因其材力作為詩文以垂之子孫贊之後世或不至一無足採亦未可知然使徒以此自了而生無儕於人沒無裨於後其視華辭希世者唯之與阿相去正復幾何先生有言孟子距楊墨而為我兼愛之道依然尚存凡世之足已自衛者皆楊氏也其忘已徇物者皆墨氏也彼距之而信為已熄者歷二千年猶且炎炎如是韓歐之曰起曰振不過示以畸重之勢耳今日寒灰再煇自其所宜獨是吾與寒村生韓歐之後學韓歐之文二子能變之淫哇競響之時吾黨乃不能張之於大雅未亡之日高天厚地呼搶無由此則所為相對黯然而爾伏念文所以載道昌黎廬陵之繫乎文境亦猶紫陽之繫乎道脈也世以二子為不足悅人而置之則其沾沾述朱萬喙一轍其心或亦有未必然者乎吾與寒村第求其足悅心者以為為文之根柢焉則茲集也庶幾無罪矣

鄭義門詩序

吾嘗患世人真氣日漓無一事不出於矯飾不揣綿力思有以挽之故四年承之五邑周旋上下間惟以任真為主雖緣此受侮勿卹也今歲兒子承勳歸雁歲試携鄭生義門詩一卷來為言其人真樸無他嗜好義之所在奮前不復回撓其為詩如其為人吾閱之果然因念吾之抱璞以行於世屢為人所凌鄙顧影自憐有倡予和汝之歎乃今忽得之於義門夫義門為吾執友寒村之子吾嘗許以女字之則固丈人行也於屬為最近十三年不相見吾不知義門作何狀顧能彼此不謀情乎意淡同出於任真如此千里比肩百世接踵天壤間有我復有義門則真氣又何嘗一日漓乎嘗慨俗下人情當其困頓為諸生義理滿口日以古人自期迨漸亨於遇即漸遠於道苟至都崇顯享豐溢則漸滅盡矣若夫華曹貴游之子其耽於聲色貨利蓋自少至老無一日易也義門方孩提之齡寒村即鬱起為孝廉接副使公之後以文章重海內近歲陟上第讀書玉堂名譽尤足聲人於此稍不知自愛鮮有不為俗情所搖者而義門識彌高操彌謹敝衣疏僑揭揭於灌浦西壩之間見之者幾忘其為貴公子焉則任真難而義門之任真不尤難乎雖然學無止境不進即退吾行天下三十年見有初為奇士而卒蹈恒蹊者矣有始附清流而歸庸劣者矣用是齒越始衰

猶兢兢日憂失墜。義門今猶未壯其慎無以前之任真為可恃。始信與吾有同心也。丈夫氣足者詞自充。吾雖未及言詩。而所以為詩之道不外是已。義門其勉之。康熙辛未臈日。

塾庵記

大丈夫處世猶之龍也得志則天飛不得志則地蟠況其在滄海之蟠乎。東里錢塾庵先生余室之諸父行也。余自甲辰就婚其家與塾庵比屋而居晨夕相過觴詠必備。一日謂余曰某向流寓海昌丙戌遭亂捲土歸來於今十餘載矣不能捐軀從先人地下尚留視息於世吾滋愧焉其敢復出與時輩接乎。薄田數十畝歲收糯稌鄰人善釀倩其力作酒數百甕每當斜日銜山村烟四出吾携一子一女開窗面太白峯引滿數十觴輒頽然而卧不知身在困阨中也吾於是塾於酒先世以三百篇起家吾少好吟咏自謂頗得風人之致喪亂以來撫時感事觸物興懷雖不敢效杜老曲江之哭而離憂所積不啻過之亦遂積有篇什吾於是塾於詩舍傍有地數畝吾日課僮僕栽麻種竹其間蔬韭所登足供一歲之需又以其餘給鄰給族之求取因戲取佛經所言題之曰穢園吾於是塾於圃已矣吾長老於此矣吾不求知於人亦無知我者幸子為我記之今後世知有塾庵耳嗟乎塾庵方其隨侍宛陵往來三

吳白下。與當時耆宿若張天如周仲馭梅朗三吳次尾陳玄倩麻孟璠諸公。已而從黃石齋先生講學大滌書院南都初建。致牋史道鄰相國。速之出師。其一時意氣奮揚。聲譽赫奕。何其壯也。及其退處海濱。當兵燹之後。頽垣破瓦。彌重惻然。無可以為歡者。間惟一里胥田父。話桑麻商畜牧。濁醪村芋。為歲時之會而已。何其衰也。然而橋邊野草。巷口夕陽。向之裘馬輕肥。賓從絡繹者。欲求其故處而已不可得。計先生所遭惡風毒矢。更有甚於他姓。而匏瓜終繫。碩果猶存。卒自脫於網羅之外。又何其幸也。蘇子瞻云。顛沛之餘。愈自珍惜。然則藝之義。於今日為宜。於先生為尤宜哉。或曰。家參政遺老之稱。謝信州依齋之號。彼皆有列於朝。故深自晦匿耳。錢子一布衣。即浮湛俗間。亦富有物色之者。而何以藝為。余曰。不然。聚德占曜。殞應少微。吾黨之繫於天下也久矣。彼視其身為無足重輕於世者。雖位兼將相。吾目之猶奴隸等也。藝庵家世通顯。少負重名。使其出伍時流。爭長一日。正自未必後人。顧能不以彼易此。而一鋤一笠。終老江潭。此國人所未易為者。第恐龍性難馴。一旦雷電晦冥。躍然有擎雲欲上之感。則余方以此為藝庵最。而謂其無所藝哉。既以告諸人。遂書以記為復。

上總督李公書

今之轄地千里。總兵數萬。舉境內文武官吏。皆其所屬。每日晨衙鼓吹三作。或服坐中堂。傳呼啓門。發文書數十通。其收文亦如之。屬吏之請事者。鞠躬屏息而入。逡巡以次致詞。為之畫可否。示意轡揮之使退。有大事。鳴騶至公所。與諸大僚商略以行。謂之會議。不然。復鼓吹三作而入。與其賓友陳觴列饌。以嬉。每過節序或壽日。即戒門下屬吏以饋獻。至厚。則納之。其不及額。輒斥去弗視。而他日之黜陟。即據以定其高下。如是者。非督撫乎。以如是之督撫。而閣下在其間。言甚為閣下惜也。然以千里之地。數萬之兵。與境內文武官吏。皆屬於一人。而惟是收發文書。接對僚屬。錙銖於饋獻之多寡已焉。以如是之督撫。而有閣下在其間。言甚為朝廷幸也。夫閣下自甲寅以來。貫甲冑。冒矢石。據危城之中。與賊相撐拒。幾及三年。閣下之身亦殆矣。峙蜀糧。繕器械。皆倚辦於杭州千里外。而同敵間隙。張機設謀以乘之。曾不得一夕安枕。閣下之心亦苦矣。率能摧堅落銳。使賊不得過須江一步。浙河西財賦之地。賴以無虞。閩人計畫力窮。竟受約束。閣下之熟。又何以偉歟。而侍衛稀簡。追羊太傅之風。供御儉素。著李將軍之節。無論吏之以例饋者。畏縮不敢前。即施恩於人。亦不望報。嘗見一縣令。德閣下特薦。貧不能具禮。且知閣下不受禮物。太平御覽文獻通攷二書以獻。閣下卻之曰。薦賢為國。何用書哉。即其他可知矣。閣下之守。何其廉歟。然而一

品之秩雖崇。三師之寵莫貴。視巖疆初任與中土坐鎮諸公。反遠不相及。凡我浙土之大夫士庶。莫不扼腕缺望。以為閣下勞苦功高如此。而頒賞獨後於人。閣下得毋喟然思去。而使吾僑之民。益傍徨無所依也。愚獨以為不然。天下固有以賞為賞者。亦有以不賞為賞者。巖疆之上。方圖進取。非先賞無以勸之。而中土大吏。能精於心計。以佐軍興。其進律也固當。然使閣下遂與之同科。人將謂朝廷之禮秩。勞臣固漫無所分別也。故且薄為資錫。以俟西南之底定。而策勳胙土焉。閣下豈不知天子之深意。而遽以功大賞薄為嫌乎。使閣下而致嫌於此。則與錙銖饋獻之多寡者。亦無以辨。而謂閣下為之耶。獨是閣下之得乎經史者。熟閱於事理者。深自漢末三分以來。如東晉如六朝如五代。東西龍戰。南北虎爭。無日不尋於干戈。亦未有設科置例。盡一切苟且取盈之法。靡不舉而行之者。今一逆臣逞其凶暴。乃聚天下之兵。竭天下之財。謀之五年。待其自斃。而後稍得伸吾尺寸焉。豈可謂謀國之有術焉。夫前事既不可追。而事後之圖。亟可講。閣下必有預定於中者。言等事外者。既不敢言。彼錙銖饋獻之多寡者。又不能言。而清操偉伐。老成見事。如閣下者。更以非其職。而不欲言。使繞朝笑人以寂寂。而謂我大清之無一人也。故為今之計。無甯使言之而不用。必不可默之。而并無其言。閣下其有意於斯耶。近世上交之詞。一以諛諛為

主。未有能直陳其意者。閣下非好諛之人。言亦非獻諛之士。遂不敢因陳流俗。而以古道自處。閣下倘能不督過之。則士風丕變。又未必不在言之一言矣。

李簡子遺書序

湯傳祖

昔才人李長吉死。死十有五年矣。其友集賢沈學士始理其所為歌詩。中夜排闥。絨小杜序而行之。且曰。數年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嗚呼。此賢了不異人意也。獨念長吉之為歌詩。洞胸鏤骨。卒瘁其命。謂宜代嵩作碣。日月為函。紫府登其書。蒼頡衛其墨。單行天下。無不可者。其必待小杜傳之耶。且此十有五年中。沈君其殆忘之耶。挾尺紙走四方。不幸靈漫剝落。湯為風雨化為塵土。千載而下。誰識唐王孫中有長吉者。不則一朝以薊緱僊。故人衆報繼以奄忽。則長吉一篋苦心。終死道旁耳。誰為啓篋如舊俾小杜序之而傳之。乃令長吉口哦俯仰如生。毅然有千秋萬歲不可磨滅之氣。人言造物者能死長吉。而不能死長吉之筆。俾死者卒以書傳。固知人生彭殤。渺無足算。獨不可無傳業。致速目植於人鬼間。吾亡友陸子靈長。以伯仲隴西之才。秀出江左。乃其器業一於儒者。習為應制家言。於詩歌古文辭。習其然。當世佳子弟一行入俗。望此道如河漢。或至禁錮耳目。疾避若仇。陸子英雅破俗。不屑此態。其為詩歌古文辭。筆使有奴僕命騷意。雖所得不及數十紙。可與昌生四編畫疆而王。惜乎。使得以揣

摩之日。殫意著書。即不必如長吉嘔心錦囊。其筆固當歷而俯之。豈止卷帙數倍耶。雖然。陸子之可傳者。非是。設阿兄風流頓盡。床無遺琴。囊無殘楮。器者嘆為德掩其言。或神想乎名山大川之間。如見其人。能起而傳之。又設青簡未登。霧散雨墜。魂魄保護。不忍零流。必怒發其光芒幽怪之氣。即墓木既拱。亦能起而傳之。故長吉身死。十有五年。而後其書出。中間星霜往還。陵谷顛倒。生死遘譎之變。不知何許。彼沈君以同時與飲食起居之人。回首山陽。意氣老矣。而故人手授遺文。一無恙。惡知非長吉靈秘有耀。得請於帝。爰命風雷丁甲。下守其篋。遂取一卷。奏之玉樓。以為鬼雄哉。則此二百三十餘篇。雖沈學士藏之。杜舍人序之。而非兩人之力能傳之。彼固有洞胸鏤骨之靈焉。憑依其中。以縱橫走世也。今陸子風颺所至。不亞鬼才。而年又符之。此書也。成。將毋同於我輩何有焉。所不堪者。吟對之餘。覺嘆笑猶熱。神貌交悴。誠如所云。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棄者。亦了不異昔人。是又為吾黨墮淚碑矣。一編千年。生氣大出。與人鬼俱不朽。亦何業而不傳。其何假於人以傳。况乃墳草方秀。棘露始零。而何有於吾黨傳之以言。予故不復言其所為文。而僅傳述其所從來如此。試手一卷。往遇當今杜舍人輩。必有願起序賀。識是書可單行天下者。予雖不言。其將盡吾胸所欲言。無俟遲迴。十有五年之後。乃衆

驚此神物也矣。

西堂秋夢錄序

秋宜夢乎。宜夢。天地間以其浩漭蒼涼之氣結而為秋。而吾復以浩漭蒼涼之胸結而為夢。是則感秋之深者。無如夢矣。予故驚秋客。每一秋來。必大索囊囊所貯往來贈答。尤予悲秋之作。予嘗得半焉。涉茲秋。此中殊不滿。料簡故物。如說天寶遺事。徒亂人意。一切束置高閣。於是展成西堂秋夢錄。成讀之。累數千百言。而予然不得一語。乃識此于胸中。并無秋夢久矣。雖然。秋即盡。夢夢不盡。解不見輕薄。少年龍鍾老子。白晝囁語。黃梁醉鄉。嚴霜下零。猶時時作春夢。九秋公事。正須為吾輩平分耳。今吟此卷於簾葭秋水間。得幽人之夢焉。吟此卷於曉風殘月間。得遊子之夢焉。吟此卷於畫欄香草間。得深閨之夢焉。吟此卷於荒台古樹間。得桂旗蘭榭湘君山鬼之夢焉。吟此卷於戍樓哀角間。得金戈鐵馬烽火龍沙之夢焉。聚為秋思。散為夢境。夢境千狀。秋思一掬。蕭蕭瑟瑟。從紙上來。君乃以快筆追而弋之。無通亡者。開卷未半。輒泠然贈我秋夢矣。因嘆是編所有。皆如吾胸中所欲言。君言即予言也。盡之矣。復何道。我固不以君言為煩。君亦未嘗以我不言為怪。有夢無夢。了不異人。則安知西堂之秋。非吾眼前之秋。西堂之詩。非吾書中。之詩耶。又安知眼前之秋。不迸作西堂

之秋意中之詩不迸作西堂之詩耶。冀解此者可與涉夢。可與破夢。而亦可與忘夢。吾殆不能忘此秋夢矣。則吾終不能無言以應之矣。曠昔之夜。星漢橫斜。手援江華。在水之涯。仰視仙靈。風馬雲車。一葉墜露。是耶非耶。遂起作秋夢詩。綴之編末。僅同駢拇而筋脈不異。聊以勾當九秋公事云爾。今試手此一編。獨吟遠眺。會令西山爽氣。颯然兩腋間出。秋空日落。夢覺兩忘。卧而尋之。則此一編之中。或浮為碧天。或凝為黃土。或化為佳客。或幻為麗人。或恍惚變態。為高山大河。明月白露。藥宮紫府。玉樹霓裳。廢苑荒墟。猛獸奇鬼。彈琴擊筑。飛騎舞劍。極人生涕笑難論之事。決夕而寤。連床而寢。將百出其夢。以媚吾魂。以悌吾魄。以酬吾詩料。此則秋之大有造於斯編者。策人間夢。領天上秋。練日中詩。守夜來夢。雖以太極為西堂可也。豈獨讓西堂主人一網打盡哉。願與睡鄉約。請如此夢。悉從予卧。遊無禁。惟邯鄲道上人物大愚。槐安國中風土浸穰。無使侵犯西堂一寸地。不用命者。遣偏師攻之。然後携此卷為入幕賓。時訪西堂消息耳。為我呼趾離而告曰。能如是乎。則諾。

題秋夢錄後

昔白司馬聽商婦琵琶。始覺有遺謫意。凡聲不足感人者。必無情之物也。而況於言為心聲乎。況於言之深者。感而為詩乎。展成胸中有秋。因感秋之氣而成此編。開卷

一吟便有萬斛秋聲。逼人襟袖。不啻琵琶數疊。飛入江聲。風露浩然。霜月自下。寒囊中殘檠數寸。化作楓葉。秋花秋瑟。瑟矣。予入秋來。百不關情。惟擁一領青衫。珍重病骨。形影自相愛護。雅不欲聽哀蟬落葉。消受淚痕。乃讀此編。始覺有傷秋意。紙上烟雨無數。忽忽沁人心骨。乃識此編之感人深於秋氣矣。予又安能使胸中之秋不出而相應耶。因感秋夢。遂作詩云。心事如雲不斷流。夢魂何處寄虛舟。從遊帝子芙蓉浦。去弔王孫松柏邱。萬里碧天噴落曉。千年黃鶴笑浮鷗。歸來煙草蒼蒼滿。吟作西堂一夜秋。成此詩時。寒烟繞窗。白天如水。林外宿鳥淒然欲墜。不減江州司馬譜琵琶行時也。今秋且西歸。于此一編清風明月。便堪把睡。即以作我輩西堂可乎。天下之秋當與天下夢之。惜無大小忽雷。共寫其聲於脩江浩月間。令無情有情。一齊淚下耳。

首春遊虎邱記

大荒落之歲。端月。予偕展成有事閭門外。因呼舴艋泛虎溪。先是雨雪兼旬。春風多厲。凍陽猶滯。層陰未開。搔首中流。遙望浮圖古剎。渺在烟靄深巖宿雨。遠樹沉沈。而波面飄風與孤舟相逐。春寒已淒然入我襟袖矣。過白公隄。舍舟登陸。尋故道而上。於時山屐無聲。游囊匿影。可中亭畔。聞如無人。予顧而言。茲山苦俗久矣。方春之朝。清秋之夜。園朱捧翠。載酒徵歌。大吹驢鳴。聞不容膝。此輩俗物。敗意予曾有彌生尸。

塚之嘆。今日青山主人。忽舒青眼。幸無惡客。汚我洞門。此間一片石。差許吾輩借生。公麀尾一揮。為山靈解穢。良云勝事。展成頌曰。然乎哉。然乎哉。生公之徒。猶有存者。備聞此言。故當點頭而悟。吾將勒之巖下。迴俗士駕。以代清耳。相與解頤久之。益放步而前。時忍殿落成。得縱觀鵲林鵲影之勝。爐烟之外。大千世界。盡入鐘磬聲中。一望陰竊迷洲。凍雲覆樹。野天垂濕。極目平沙。雖淒風拂面。而襟情孤往。彌覺神超。形越少焉。登樓凭眺。愁烟四塞。塵靈浩然。惟見荒林破屋。蒼鼠往來。古瓦中。其外丘壠高低。松楸相接。疑有山鬼悲嘯。春寒人不百年。復有蔓草繁身。怪鴉來宅。斯正昔賢所云。目中日見此等。使人不敢不樂者也。因相對慘澹。言江南愁。俯瞰層城。參差鱗次。櫛比展成。語予。此中大有淚痕聚族而處者。人情物力。大非吾與子嬉戲時所見矣。辟之十圍之木。不無槎枒。而上有石磴。歷其顛。內有蜺蜺蝕其腹。下有樵採傷其根。風摧雨磨。生意都盡。不及數月。童然一朽株耳。吳城十萬家。化為懸磬。鳩形已具。雁尸方來。嗟彼貴遊。朝夕徵逐。綺羅叢中。笙瑟隊裏。風流競賞。不減當年。禍發處室。其何日之有。雖吾輩賦詩飲酒。開口強笑。聞愁千尺。與山俱高。忍向此中索佳境。送日月哉。予曰。唯唯。聞君篤論。使人意消。雖然。吾等今日一窮儒耳。措火積薪。彼貴人誠有焚身之懼。吾等亡鞋筇杖。以青山為主人。天地甚寬。安往而不得。吾廬風景不

殊亦復何恨。試一顧盼中原。怨苦之氣慘動白日。有齒而兵者有瘠而溝者有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者。父老子弟計無復之。半乞生於潢池。其流亡刀鋸之魂。率皆布袍而儒冠者。此中豈無一二蚤見之士。言之數年之前。傷夫言之無益。究與卷舌者同盡耳。今吾與子寄生大江以南。遂得閉戶寢息。出門登嘯。終日強飫造物之於我輩。護亦周矣。恩亦厚矣。幸其無事。暫爾賦詩飲酒。消此清福。猶恨其晚。鬱鬱何為。且今日者。弔閨廬於劍池之下。想生公於講台之上。數千載間。霸氣如烟。談宗亦燼。徒見山高水深。助吾嘆息。奈何抱不給之慮。淹沒清懷。癡肥者流。逝將笑汝。此間一片石。尚未即生荆棘。苟荆棘之遂生。亦安能以閒愁掃除耶。然則吾兩人今日為茲遊也。有知愁者。吾樂與之遊。有不知愁者。吾尤樂與之遊。視彼大堤春風。曲江明月。徵逐於綺羅笙瑟中者。不猶為青山主人作一佳客哉。展成於是。欣然解顏。偕辭山靈。泛舟而去。

與展成論禪喜書

附來札

懺愁文一首呈覽。賢者當知不是有恆定。是無聊耳。昔鵲巢和尚語白香山云。三歲孩兒。道得六十歲老人行不得。僕於此事。亦作是觀。今終日懺愁。愁何嘗去。終當與愁老耳。質之吾子。於意云何。

讀懺愁元拍案叫奇絕。尤予不置。別來幾何。乃皈依三寶。解脫一切智珠慧劍。了了若此。然以君之才。亦愛禪語耶。若非遇陶謝蘇黃諸公。恐未堪把臂入白蓮社。如但與俗人作和尚口頭生活。未免向門外漢饒舌。犯妄語戒。亦是罪業。袁了凡云。姑妄言之。談空不如說鬼。予嘗以為知言。未審有慧力者。言下當作何解。今試詢君。倘能於此教中。作一轉語。相答。便當五體投地。奉儒家展成作西方大宗師。不然。恐一語說不來。正如坡公自道。參破老禪。遇佛印老婆禪。當頭一喝。便著擬議。免不得要解玉帶。鎮山門耳。呵呵。

懺愁文作者在有意無意間。解者亦宜在有意無意間。如蘇子強問人說鬼。此是多事。阮瞻必欲作無鬼論。後來見鬼說鬼。亦是多事。尤予作懺愁文奉佛。此是多事。湯子必欲作無佛論。當下尋佛。呵佛。又是多事。佛法本空了。凡於空外增一談字。君又於談空中增一轉語。是妄非空。今我亦不會談空。亦不會作轉語。是空非妄。達摩不立文字。只恐執文滯相。所以一語說不來。九年面壁坐。若是正因。一字也無。這個便是念佛三昧。君試參之。

來教以是妄非空。是空非妄。諭令一參。竊意天下有真妄。無真空。空在何處。真空了不可得。鏡裏拈花。水中撈月。已著色相。不可云空。而來教云佛法本空。然則以空還

空法亦無著此語可持作禪宗半偈乃沙門者流身披袈裟手執拂子捕風捉影指說無生豈非以妄想作妄語乎采教又云湯子必欲作無佛論寃乎固哉坐予以無間獄也夫僕弱而善病身本處事古先生每朔望朝興輒隨家人輩稽首慈雲自省罪過所犯惟筆墨口業亦不敢乞楊枝一滴水懺悔消除但願生生世世無為俗物由此一念數載皈依特未能併慮四分精修六度耳又嘗妄意不二法門原非與我教相矛盾後人執着一說未悟玄同兩家弟子從此水火心竊非之昔我大聖人仁愛天下栖栖遑遑車殆馬煩疲於津梁此與諸佛菩薩分形顯化捨身救難之旨何異洎乎獲麟而泣曳杖而歌來去了然至誠先覺其視釋氏所云定慧力將無同耶若諸弟子中顏氏簞食瓢飲原子蓬戶桑樞竟似操律高潔一若行傳乃至季路表行行之容子輿立巖巖之象如彼努力金剛真能護持三寶甚且聖門微言妙道往往間後世真如之理次第之禪我教漸衰反為此門借作舌本如呼參以一贯非禪家最上一乘乎誠回以四勿非禪家當下四句乎規由以六蔽非禪家幻中六塵乎區別於中人之上下非禪家頓教漸教乎等閒於一世之行藏非禪家妙覺圓覺乎至中庸一書從不覩不聞說極無聲無臭個中語錄尤近入定悟根好事者遂謂熟讀三十三章已見西來大意乃悟儒教禪宗同原大道只因妄分人我相竟成煩惱

緣有大乘法器不應作如是觀也。但吾儒崇有釋氏歸無。吾儒以有用為用。釋氏以無用為用。有用之用其利萬人。無用之用其利一身。今試以杏壇四部較蓮座三藏之文。以虎觀六經比鵠林十誦之義。孰切世務。孰近人情。持平等心。故當有辨。為我輩計。莫如昔人所云。受孔子戒而後以清淨法眼。觀破三生因果。用涅槃妙心。解脫一切罪業。身同無著。不點不癡。佛說有緣何思何慮。縱使種就個宰官果。自然透得他人鬼關。不須掛念珠。讀過一藏經文。作麼向齋鉢超參三輩坐處。大衆誠能喻旨。兩家盡顯宗風。何必心火相煎。眉劍相挺。致東國聖人與西方聖人戟手垢面。而不和耶。大抵吾輩作惡無力。為善有心。苟不得罪於大聖賢人。決不見嗔於諸佛菩薩。而君乃以善愁為罪。則用意識過也。夫愁即有罪。然是無形之業。不染之緣。半生寂寂。勿復為醯醢。中有情癡。大悟非非。究竟屬蒲團上。不了漢。辟諸曉風殘月。澹雨疎烟。點綴太空。終歸何有。故無憂境界。非大聖賢人豈容易談。而多病生涯。亦諸佛菩薩所難盡度。安得乞慈悲願力。轉法喜法輪。何懺愁為徒虛語耳。君自多事。乃欲以烏有之論。強入人罪乎。昔張商英嘗著此論矣。竟日構思。不得一字。妻怪問之。云欲作無佛論。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悔悟。從此究心內典。善哉。世間有此慧人。不料自裙釵中得之。所以老僧四壁俱畫西廂。自云向臨去秋波那一轉。悟禪也。明

眼人當識此旨。不以為怪。而君乃云云。即此未透禪燈。便是一重公案。何處復尋津筏。可證無上菩提。晉人云。名教中自有樂地。僕亦云。名教中自有禪理。但能勿失。儒家本來面目。中間方寸地。便是光明藏。且儘作三生無是無非之人。莫須問第一機。不生不滅之域。是為我輩安樂法。定慧宗。若必以懺愁功課。作參禪悟門。則大地遂無半步可行。此身終無一事可做。勢將毀喜怒哀樂之性。逃君臣父子之倫。吐仁義知勇之辭。叛治教政刑之典。於清淨寂滅中。求所為彼岸者而登之。是妄是空。吾不能知矣。盲人饒舌。罪過罪過。

與展成書

庭前小梅數株。綠衣素妝。娟好如漢宮人。幽齋無事。靜對忘言。或時移書吟咏其下。攀條搖曳。暗香入懷。每當惠風東來。飄拂襟袖。挹其清芬。宛然如見故人。今雖飛瓊碎玉。點點蒼然。片光孤影。猶彷彿荀令風流。繚繞左右耳。倘羅浮主人。能乘興而來。巡簷一索。便可吟楚些。共招落梅魂也。

與展成書

日來秋色絕佳。閉門兀坐。令我神爽都盡。思與君家買一葉薄遊虎溪。看露晞催黃烟。蒲注綠。坐生公石上。遊目四曠。秋樹如沐翠微之色。渲染襟裾。仰聽寒蟬咽鳴老。

驚殘弄一部清商樂不減江州司馬聽琵琶時或可廓清愁懷冷汰鬱結差勝闌開
中蒼蠅聲耳胸中碌碌急須以西山爽氣消之吾與君登百尺樓把酒問青天酒後
耳熱白眼視諸卿求田問舍碌碌黃塵如蜚螳轉丸不覺撫掌大噱此真舊日元龍
豪舉安能效小兒曹牛衣對泣哉白雲在袖期以詰朝

與既庭書

秋瑟瑟人愁愁我輩此時宜置身何地也眉月盼人漸成佳境虎邱一片石蚤晚尚
可盤桓將來玉鏡高懸村俗奔走則為酒肉場我輩更無容膝地不得不向生公叫
屈採秋佳事豈有約言何至今寂寂也向夜夢有山靈者來告曰諸君能眺須携一
樽酒來不能急思閉目何但唐突三五明月之勝為予慚而覺不能為諸君解嘲奈
何

哭蓮兒文

冬十月庚申夜漏三下蓮兒殤家人環泣達旦越三日汝父乃搵淚忍咽望空設藥
招魂而告之曰嗚呼阿蓮竟安往耶憶汝之生六月二十八日也當分娩之前汝母
夢人手持蓮花相贈信宿生汝私心自喜如夢之祥遂字曰蓮吾觀汝墮地時軀體
雖孱啼聲頗大面目端好兼喜乳食意謂是兒真計日長成家人輩來就視咸賀汝

父母得佳兒。汝父母雖善病。強半憂愁。會以汝故。善自寬解。由是行住坐臥。心口間。提想阿蓮不置矣。方汝生初。汝母憐惜過甚。欲自食汝。而自顧形骸勢不克任。保抱苦。遂棄得保母某。孰意汝命蹇劣。遇人不淑。保母竟不善襁褓事。汝父母故貧士家。計無復之。汝母因扶病與彼共事。晝則更相抱。夜則更相乳。一沐一飯。未嘗去懷。一步一趨。未嘗離側。聞人諄語。嘗恐驚汝。片時不見。嘗恐飢汝。寒汝。小婢輩有指使不稱見怒者。夏楚欲加。輒復罷去。以福汝慶汝。晚鏡台前。暮窗燈下。未嘗不置汝於懷。教以嬉戲。汝笑則喜。汝啼則憐。每至牽帷就寢。人靜鐘初。午夜夢回。晨雞唱覺。輒驚起呼問保母。阿蓮安否。一夕如是者三。率以為常。母氏辛勤。依汝為命。珍珠掌上。三月有餘。何負於汝。而賺汝二人至此耶。嗚呼痛哉。汝以前生未種善果。甫彌月。便得疥癬之災。連綿日深。遂致腑臟內敗。癰腫外攻。慘苦形神。所不忍見。汝畢命之期。吾易醫就視。尚冀速效。薄晚。汝祖有事來召。吾復視汝。而往。迨夜將半。汝母令人傳語云。汝疾革。吾遂踰牆告歸。風月荒寒。步步悽惻。遙見吾家。猶望汝依然無恙。何期歸者在門。哭者在室。登樓如夢。遽見汝委形之僵卧也。嗚呼痛哉。汝母語吾。汝將絕之時。綿綿綫息。久而後盡。若有所待者。孰意吾傍晚一視。竟成長別。不復抱汝。永訣使汝貴恨。夫復何言。尤可痛者。汝歿後。目未瞑。口未含。撫摩如故。遲明猶然。家人輩竊

竊駭顧不知所出。汝母揮淚向汝而言。豈以不見汝父為恨耶。今汝父已歸。見汝汝可無恨矣。其瞑且含。而往。再命家人輩。以手撫摩之。輒應手而瞑。而含。嗚呼痛哉。汝雖孩抱中物。了了若此。為阿翁者。誠何以堪。計汝生吾家。纔百有八日。爾中間強半。呱呱而泣。歷諸楚毒。汝母拔釵典藥。質衣禱神。曾無常朝。現歡喜相。以何因果。受此業緣。來自何因。去自何業。豈汝實數盡。而殞其生耶。抑汝父母德薄。不克消受。汝為兒。而誤汝一生耶。然問之醫者。醫者言無恙。問之日者。日者言無恙。問之星者。星者言無恙。果爾。則是汝父母德薄。不克消受。汝為兒。而誤汝一生也。嗚呼痛哉。自汝之殤。汝父終日惘惘慘喪。心魄汝母觸物感傷。無不淚零。朝暮之間。掩面數四。以至舉帷就寢。人靜鐘初。午夜夢回。晨雞唱曉。每當呼問保母之候。輒不覺哭失聲。嘗展轉而入夢者。三五泣已復夢。夢醒復泣。啼痕兩袖。何曾暫乾。汝在冥途。亦聞之耶。問者汝母竊以得蓮一夢為疑。吾解之曰。蓮空傘也。自藕而幹而花。而房。試折取之。裏無弗空。以是為空。王所寶且蓮。盛於夏。衰於秋。一經嚴冬。無復存者。今汝百日。日赤子如荷珠。一轉隨風。而墮夢中之兆。或在於斯。然而不能知矣。嗚呼痛哉。汝今在何所。伊誰保抱。伊誰乳哺。意亦從汝高曾父母遊乎。猶幸汝生三月。未曾為汝設一賀客。冤苦眾生。未曾為汝製一新衣。暴殄天物。冥間罪業。料歸烏有。而今而後。願汝仍為男。

子蚤生長者之家。錫汝大年。致充閭慶。慎勿誤投所生。復如汝父母德薄者。尤有一言囑汝魂魄。一去理不再生。汝亦勿復頻頻影現。來入汝母夢中。汝母痛淚已枯。傷心欲碎。豈宜重以夢中之夢。令其腸斷無已時耶。嗚呼阿蓮存沒之情。已盡於此。汝往矣。其諦聽之。吾不復云。

蔣虎臣先生與善約言序

朱昇

余得侍虎臣蔣先生。在辛卯秋。先生奉命試浙。浙風靡靡一變。至今相傳。以為歐陽復出云。余是時謁先生。相見甚謹。而先生之大人楚珍先生。前為台理台士之造就。與分較所得士。皆極一時之選。浙士之先後教育於先生父子之門者。可為盛矣。而余以愚鄙。不見棄於先生。先生曰。家大人嘗稱子之文章。不苟為流俗者。僕之知子。家大人燕居之言也。余聞之。泣然出涕。士誡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天下之虛聲相慕悅。日奔走公卿先達之門。而不得一見顏色。即公卿先達。因其恭謹無比。樂為游揚。以成名。固有其人。然如昌黎所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憶壬午歲。余甫登賢書。即罹先人之變。是時。藐孤在衰絰之中。而楚珍先生以部民子。從天台千里。走使致唁。賜書。悅惜慰勞。殷殷然若誨問下士者。夫為人子。不能自奮發。榮顯其父母。幾不得比於人。而有一尊者賢者。光錫其親。不為當世所棄。死可不恨。此事三十年以來。未嘗一日不感歎於中也。浙士出於先生之大人與先生之門。先後濟濟。而余以一人獨受知於先生之父子。則一時所未有也。楚珍先生。惠懷其民。俎豆不絕。所著四書五經。舌存圭約諸書。垂訓後學。先生復為闡揚其教。與善約言。其誨人一書也。先生力行善。而欲與天下之貴顯有力。以至齊民窮疾。閭閻商販胥隸。廣及緇羽。皆

力行善其志勤矣大矣。余固受知於先生父子者。往再三十載。今已垂老。名業不建。困頓泥塗。束縛塵事。先生忍不一絜之瓢。等亡繫之側。以得行其所為善乎。因備述其前後受知年月以貽之。欲先生之一動念於余也。

王鄭合詠序

山川能重人乎。人重山川。顧古之名人傑士。生於通都大邑。人物富盛之鄉。不足以發其曠遠磊異之思。則或重趼蹇裳。窮幽探渺。至有伐木疏導。窮數百里以求奇怪。恣登陟。暢心胸。如謝公之在永嘉者。蓋山川者。人士之良友。而文章之橐籥也。乃有歷洪濛之險。駭耳目之遇。而不能出其片言。以發舒酬答其奇。而同於樵牧輿販之所過者。比比也。嗚呼。豈不以其人哉。蜀道天下之稱最奇險處也。數千年來文人墨士。奔走往來者。不知凡幾。而炤耀人耳目。自太白子美以後。未見有殊尤卓絕者。然則山川之與人相遇。與人之不負山川。固不數數見歟。王公貽上鄭公靜庵。以王命來蜀。二公負天下才。所至吟咏。輒播滿人口。今聯轡後先。積旬浹月。唱和於旗亭。山店之中。正山川與人相遇之日。茲可喜也。而二公益自矜異。或滿酒以呈爽。或巔峴以鬪奇。工若相拒。巧若相襲。余讀之。若蠶叢五丁。雖然。弄命於篇幅毫素之間。以佐其靈異。不覺喟然曰。二公真不負此行矣。余去歲亦陟棧閣。歷折坂僕夫。况瘁。驅

車太息所過嶮怪輒驚悸不能成吟吟亦不工昔太白作蜀道難贈吳子美發
秦州至蜀成都所至有作數千里山川如在目中太白無論子美生逢離亂挈家遠
去崎嶇巖谷之中憂愁困苦發為歌詩其窮而後工固宜今二公當盛時奉命壯遊
而能出其馳驅之暇寄之翰墨以與山川爭奇視子美遭逢之幸不幸何如也至余
之鄙陋不能為山川生色去二公抑遠矣何足道哉因慨而為之序

周卿許傅巖先生詩稿序

詩三百篇皆諫書也其言切而婉其義微而彰其連類稱引反覆而不肆故古之賢
人志士思君愛國之誠一寓之咏歌而大臣昭德塞違匡時正俗之事亦往往於詩
形之如公劉七月之篇與無逸之書並傳然則世有剛方偉特為朝野繫重之人而
曰不以詩顯無有哉傅巖許公以名諫著天下知與不知無不曰傅巖先生當今之
汲長孺魏元成也觀其前後上書言事寒暑諍諫摩出世務引繩批根不避斧鑿顧
豈沾沾弄柔翰諧聲韻之為者乃公於暇日益發揮其所得於詩者容乎大篇蘊藏
乎短幅酬和答贈之章感時賦物之什靡不盡致極妍窮神躋奧何公之丰采嚴毅
可畏憚而其詩文溫柔和厚足慕悅也余知之矣夫詩心聲也人處窮約之時多涕
鬱而不展當衰寒之遇或感憤而不平如子美愁於詩者也太白放於詩者也襄陽

窮於詩者也。其言雖工於一時而被之管絃奏之清廟明堂之上則如千石之鐘以
廷發聲矣。傅巖以予美太白襄陽之才逢 興朝昌隆之日身為諫官言聽議從甯
有怫鬱感憤之芥蒂其胸以吐為不平之鳴者乎。宜其詩之敦厚和平。泯泯乎三百
之遺也。今傅巖行登三事九列與
聖天子論道彤陛之上則卷阿飄風之什又當繼此有作。然則余之讀傅巖之詩為
傅巖之諫書者猶之乎管蠡之窺測矣。

熊拙溪詩稿序

天下勲業之事與文章之選二者分途不相為用而名公偉人亦嘗寄情歌咏流連
景物以寫其高邁遺俗之致蓋能有兼長道無偏重也。拙溪熊公以曠世宏才出守
於夔吏畏民懷九載於茲乃白帝之烟霞巫峰之空渺皆在公之境內登陟之暇一
寓之於詩某以吏事嘗謁公於成都得讀公之篇什雋逸雄快竊心醉之。成都西郊
少陵之草堂遺址在焉公以暇日遊履時從又嘗隨制憲蔡公登栽巒某復得侍公
於烟雲絕巘之間而公所歷必有作吟詠無虛天蓋以全蜀之山水壯公之筆端而
不止瞿唐灩澦之奇矣。夫公之治績在蜀最久如漢之潁川渤海故事奏最第一
天子方以三公秩寵異之豈沾沾弄柔翰工比興為能事而公之寄託不少意豈非

所云能有兼長。道無偏棄者乎。抑有感焉。昔少陵客夢。以中丞相貞節為地主。依之。貞節無詩名。致少陵寂寞。寄處於西漢東屯之間。不久而去。使當時有如公者。主其地。酬倡所及。其盛事。豈出嚴鄭公下哉。古無其主。今少其客。因公之地。請公之詩。不禁三歎云。

馬襄武公崇祀名臣頌有序

張玉書

國家既定鼎燕都。齊魯魯豫次第嚮順。大江以南。瀕海諸郡邑。或負其險。遂嘯聚。跳梁潛匿山谷。所在多有。於時和碩豫親王。方總六師。駐金陵。部署諸將。勦撫兼用。惟京口實首奉正朔。而四境伏莽未靖。衆心危疑。一夕數驚。王曰。誰能為天子安此土者。僉曰。非總戎馬公不可。王乃謂公曰。訖言繁興。久當自戢。毋養亂。毋激變。君其奉

天子命。往撫之。公受命。以順治二年八月。駐鎮京口。既至。宣布德意。明白信順。反側滌慮。兆姓胥悅。京口之人。倚公之師。如長城。信公之令。如四時。畏公之威。如風雷。沐公之恩。如膏雨。疾痛呻吟。喜有攸訴。忠信克遂。室家以完。奉職輸賦。無有後先。踰年江浙既定。八閩猶梗化。有詔命公偕禁旅聲討。去之日。鄉之大夫士。率耆老而謀曰。公實生我。德不可忘。乃建祠於大江之濱。而俎豆之。歲祀不懈。公既將師入閩。乘勝攻拔十數城。不旬月。八郡悉平。以功進提督。授侯爵。駐閩者十有餘年。而鄭逆抗拒海上。時關入內地。為患康熙初元。公與藩臣分兵勦金門。廈門諸島。賊竄伏臺灣。明年。公統水師。深入烏沙。援兵不繼。孤軍與賊遇。會颶風作。王師三百人殲焉。公殉節而卒。事聞。朝廷震悼。追封一等侯。世襲罔替。諡襄武。計至京口。鄉之大夫士

率耆老哭於公之祠今

天子御極之三十八年。襲一等侯乾庵公。公長子也。佩大將軍印。開幕府於京口。威惠並施。軍民輯睦。閱一載。郡之人拜大將軍之賜。因益念公遺愛在人。於是羣博士弟子。復詢於鄉大夫。謀於耆老曰。公昔總戎於此。非徒全我之身。甯我之家也。當羽檄交馳。戎馬倥傯之際。公尊禮儒者。肅清學校。絃歌之聲。不絕於里巷。至今父老猶能稱道之。是非崇祀學宮。無以光顯偉烈。俾型後人。矧事久論定。義所必舉。乃請於督撫及視學使者。皆報曰宜。遂以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四日。大將軍衮烏具俎親奉先公之玉崇祀於郡學之名宦祠。軍民遮道聚觀。數為盛事。禮既成。郡之人咸願有述也。爰合詞而為頌曰。

維我國家。恭承天命。臣服中夏。四國表正。金陵稱號。屢迪弗聽。阻隔聲教。螳奮豕競。帝簡親藩。天討用張。爰總六師。虎躍龍驤。赤虺蔽日。組甲耀霜。鋤逆樹順。孰抗顏行。維時京口。實首輸誠。草竊間作。羣言沸騰。烏亂而翔。獸駭而奔。王命我公。來拯斯人。公既至止。置腹推心。誅止其魁。善良歡忻。潤之父老。當衢忭舞。潤之婦女。比屋笑語。若渴遇漿。若饑得哺。若寒挾纊。若旱獲雨。昔無完衣。今歌五袴。昔鮮桑麻。今稱樂土。公真仁者。去殺勝殘。我有父子。恃公以完。我有室家。賴公以安。既骨而肉。既危而

存既死而生。實公之仁公之致命。遠在七閩。愛我閩人。英爽實憑公之哲嗣。東節斯域。兩世濟美。甘棠再植。服從新政。益懷舊德。奉祀黌宮。以光典則。肅肅豆籩。神兮來格。鉅典告成。其儀不忒。用垂奕禩。錫之金石。允矣前猷。為後人式。

送李侍讀楊職方同使安南序

國家懷柔遠人。東西日出入之鄉。罔不率俾。而安南視他屬國。為近自奉正朔以來。賜恤。賜封使者。冠蓋相望於道。恩澤至厚。今年夏四月。滇南奏安南國王黎維禧。兵脅安南都統使莫元清。襲高平地。元清竄入滇。而粵西撫臣亦奏維禧脅牒來訴。以黎莫世鄰為辭。詔下諸王大臣議。僉曰。蠢爾蠻邦。不奉朝命。輒肆侵奪。無人臣禮。請亟移師聲其罪。或易王封。或置郡分五管。如前代故事。而聖天子不忍也。兵部臣因請降敕粵西守土臣。馳檄諭維禧。令即歸元清故地。不則移師未晚。

天子又慮尺一之詔。不能盡布德意。命慎擇中朝臣。具才望善辭令者。乘傳宣諭於。是院臣部臣咸推轂侍讀李公先根。職方王事楊公兆傑。制曰可。二公既聞命。趣裝就道。朝士大夫羣餞於國門外。或私相語曰。父人自漢以來。叛亂相尋。屢煩師旅。今謂兩使臣至。能即率命否乎。予曰。必率命無疑也。夫黎氏以莫世鄰為言。其辭

遁矣。我國家既開西南道。元清歸命。實先朝命授元清都統使。是即

天子命臣也。敕元清仍世長高平地。是即

天子分土也。黎氏嚮順在莫氏後。國家不責其既往。錫以真封。謂宜與莫氏各

守外圉。恪共守職。今維禧甘為戎首。廢王制。復私讐。一舉而三失焉。誰為黎盡此謀者。吾聞交南驪演人頗嚮學。夫豈不知畧地之非。而乃謬以春秋大復仇文飾其說。其亦恍然有悔心乎。兩使臣引擅兵爭奪之罪。與後嗣不敵怨之義。從容諭之。必有能顛首聽命者。或曰。彼獮悍善變。難以理屈。所懾者利與害耳。夫即為黎計。滅莫氏。非黎福也。昔陳氏王安南百餘年。而黎滅之。陳之憾黎。視黎憾莫孰甚。其外壤西鄰老撾。南鄰占城。皆曾受黎虐。欲得而甘心者也。獨黎受中朝封爵。倚藉天威。可長恃以無恐。一旦為中朝罪人。則起而復九世仇者。將環列而踵至。黎尚得安枕卧乎。既陳說以大義。復曉譬以利害。猶不幡然悔罪。越還莫氏故土。是速禍也。黎雖愚。不出此嗟乎。以國家全盛之力。遣一旅斬關聲罪。如摧枯拉朽耳。今不即煩貔虎之師。戈船下瀨之士。而儼然壘書慰諭。國恩深厚。不啻覆載。兩使臣以立談銷甲兵。上揚

天子威靈。下救交人生齒數百萬。以視前代征南諸將之功。豈不更偉哉。是可為二

公券也。或曰子之言然。蓋志之。因書為序。

書卓氏傳經堂集後

卓氏火傳建祠於塘栖里第。奉其先入齋。左車珂月三先生。而名其堂曰傳經海內文章之士。皆以卓之子孫。世守侍郎忠貞公之教。以克紹其先烈。為能不愧於傳經之義。爭為詩文以紀之。越數年。哀成一帙。嗚呼。靖難之際。一時忠臣烈士。以守經蹈義而死者。指不可勝屈。乃其傳與不傳。則亦有幸不幸焉。余族高祖仲敬府君諱德。當明建文時。用大臣薦授都督府斷事。首上遵祖訓。謹用舍。安宗藩。興教化。詰戎兵。五策。比朝議削藩弱封。復抗疏言分封以屏王室。即地稍踰制。宜裁之以禮。奈何以細人上變。輒動搖宗室。復謁齊尚書泰。謂今日宜用踐更法。歲簡遼甯燕谷護衛精銳軍以備邊。順命則已。不則移師蹙之。未晚。與忠貞公請徙燕封。以絕禍本之議。畧同。及燕師起伏闕門上書。以漢吳王濞唐李茂貞事為言。謂無使造膝近臣。踵晁錯杜讓能之禍。未幾。以戶科源士犒盛庸兵於東昌。戰敗被執。責燕王以大義。亂刀交下。死之後。以陣歿不入逆籍。族得全。而世亦卒無知者。夫建文死事諸臣。身罹極刑。戮及三黨。宜族姓靡有孑遺。而其子孫率多顯者。自方正學及齊黃諸公。皆有後。則其他可知已。忠貞公與有滅門之慘。其遺孤得脫。史不載其事。而今卓氏之盛。蟬聯

不絕如此嗚呼此豈人力也哉余家幸未遭禍閱今三百年。民族漸蕃不可謂非祖宗忠孝積累之報而仲敬公死綏遺事日久湮沒家大人屬王君于一為傳始著聞於世讀傳經堂集留連久之敬書末東且以志吾媿焉

東臯記

朱子駿文將歸雲陽之東臯揖余言別曰東臯距城東不一牛鳴地余偕伯兄肇基築室其間奉吾母以娛老子盍為我記之余叩其勝延袤凡十畝圍以高楓長槐環以曲阜依阜為池編竹為徑循徑而入有石門門以內植卉數十本長廊繞池分南北焉南四面皆水橫畝石橋橋畔有舫左植桂右植蘭蕙環池時荷置一亭俯之額曰清娛北三面倚岡為城列柏如拱為古柏堂堂側為攬勝閣憑閣而望則南浦諸勝踰對几席由堂而左有阜高下偃仰勢若斷嶺嶺半置片石亭由亭迤折而下叢篠翠陰仰不見日最深處為萬竹軒面方池黛蒼膏渟簾簾澄映池旁築危樓高數十尺以榆柳陰之顏以木末凡所為堂榭陂池不罄不斷非有世俗鏤繪綺麗怪木詭石之供聊適吾意而已余聞而俯仰太息因謂朱子曰三十年以來東南園林山水之勝浸淫絕響矣舊家世族既猶難於風凋木謝之後而兵燹頻仍大獄數起即所稱薦紳華廬與閭左稍自封殖者常岌岌乎懷抱蔓之憂何暇及宴娛遊賞事耶

比歲海烽寢息而連營重鎮參錯櫛比於西津北固之間地方大吏壹意以清淨休養疲瘵庶幾承平漸覩則異時園林山水之勝亦以次修葺而東臯其權輿也矣嗚呼廢興成敗相尋無已每見闕閤之家祖父之遺書栝棧鮮能傳及三世而況區區土木竹石乎西都士大夫名園相望而未幾廢為荆棘平泉莊成愀然身後無躬之慮而後嗣不守卒為達人所笑人世滄桑之感豈獨在兵革耶東臯簡樸蕭散自然幽勝且其地僻處城東偏不當車馬騷駁之衝聲基駿文兄弟友讓同修閒居奉母之樂而不汲汲於仕進園樸而完地靜而遠人穆而和是三者皆可久之道而朱子有焉昔歐陽文忠公記海陵許氏南園盛稱其一門孝悌化及鄉人而且屬望其子孫力行而不怠吾於東臯亦云

山西布政使參議袁公墓誌銘

自國家以才能課吏治於是內外大小吏皆務矜才鬻能為踴躍於功名之道而老成明練守止不阿鬱然欲以經術飾吏事者其功名願反居後此有志經世之士所不禁搢擊歎息者也曩日諸曹郎爭用奔走結納以存踞津要之路少參袁公墓廬時為工部郎中獨有清直聲大司空掌雷傅公深器重之未幾以例出為陝西甘山道僉事公既出而資望在公後者輒相繼登臺省班行中咸為公稱惜而公處之恬

如也。及今踰十年。甫一轉官。復得邊地。乃未及一載。遽以疾卒。不獲太竟其用。豈不痛哉。初公以乙未成進士。筮仕陝之乾州。乾當兵燹之餘。民俗滋敝。公至。壹意拊循。不數年。流移皆復業。丁酉分校拔知名士六人。庚子擢工部屯田司員外。明年。晉虞衡司郎中。公討論掌故。諳習部務。胥吏斂手。不敢牟毫末之利。當是時。滇閩閩饋餉旁午。會山陵大工。經費益不繼。詔直省正賦外。每畝暫增課一分。用佐急需。公職司焚帛。曰。民困極矣。寸縑尺縷。皆閭閻膏血也。力清乾沒。省金錢鉅萬。他所裁抑類是。既至甘。甘為河西重鎮。戍防之地。西海諸部。覬覦大草灘。比歲。闌入牧馬者不絕。復遣使請割灘地。蓄志叵測。康熙九年。朝命兵部侍郎科公再往。偕提督張公勇度地畫界。張公持議堅爭者不能奪。大草灘卒不得與。而左右贊畫之者。公之力也。公與張公交驩。無間。時參預密謀。自畫界以後。西海部人不敢復窺。張據邊境肅然。甘州距西甯鎮千有餘里。往歲協餉。西甯負載轉輸。蹄踵交道。甘人苦之。公力請得罷主客兵待哺數千人。公悉心持籌。軍得宿飽。庚戌。詔簡監司具才望者入為卿貳。直省合格者纔十人。公名列牘中。未及用。辛亥。升口北道參議。古北地確田蕪民貧而賦重。前人怵於考成。謾稱歲輸如額。而逋課累積。幾以千計。其粟儲於倉者。歷歲侵漁耗蝕。不可算數。非按籍核實。無以釐宿寃。願欲求垢索癰。則失察之罪。先坐

大吏。大吏聞公言。皆陽避而陰阻之。公摩畫盤錯。億心罹精。申旦不寐。居數月。食日益損。會開工口外。為炎煬所中。疾大作。旋具牒呈休。比得俞旨。而公已不起。公未嘗自瑣瑣為才能。而其始終勤事如此。嗚呼。如公者。真可謂國之勞臣者歟。公諱州佐。字左之。號秋水。蓼庵其別號也。袁系出漢司徒安。代有聞人。宋南渡後。占籍會稽。數傳為柱南公。負異才。杖策游燕。為某大將軍揖客。生二子。長諱紹元。為迪功佐郎。累贈奉政大夫。是為公父。贈大夫階弟紹龍。携貲客游濟上。遂家焉。生五子。公其季也。公生九歲而孤。母周太宜人。復早逝。公刻自鏤礪。專精制舉業。舉前明崇禎己卯鄉試。為孝廉。多奇節。甲申避亂會稽。

世祖章皇帝既平中原。復携家還濟。壬辰。就高苑縣教諭。隣邑士爭從之。遊乙未。禮闈。家大人與分校。實得公卷。秉燭擊節。謂他日當以經術名世。今言驗矣。余與公稱世講。常北面事公。公亦以幼弟畜余。每相對語。輒娓娓竟日。在甘州入覲者。再為余言邊境要害。戰備守禦狀。原委顯然。謂邊地土狹農稀。宜用開中法。分河東鹽引三之一。輸粟河西。以資軍食。又宜簡練鄉勇。拔置卒伍。可不待召募。而坐收精銳千餘人。公之言未及效。而公不可復作矣。胸中儲貯經術。硤硤白首。不獨當世無深知公者。而天亦若厄之。可悲也已。所著有孝經注解。植香齋詩集。奉天志餘。四集等書行。

世生故明萬曆丙午三月十五日卒。大清康熙壬子十一月十四日年六十有七。配童氏。誥封宜人。子三。顯助庠生。顯祐。顯祺俱幼。撫養子顯經。公族甥也。憫其孤字之女二。一適魯。一適胡。先公卒。孫三麟。獬豸女孫一顯祚。既扶公喪歸。以公同年。孝廉鄭君與僑所為狀。謁銘於余。余辱知公者。不敢辭。因撰次公行事。而為之銘曰。世風訛滯。波頹茅靡。礪礪郎潛。履道如砥。陰犂陽煦。邊陲肅清。巖關插天。公功與京。量才百斛。甫試八九。積書充宇。藏仁齋後。仕逾一紀。斂無遺貲。我哀我友。銘無愧辭。

浙江按察司僉事崔公壙銘

聞喜子高崔先生既沒之二年。其孫端等寓書京師。以銘壙之文屬余。謂余辱交於先生。久庶幾知先生者。余不敢辭。嗚呼。銓曹握天下人才進退之柄。提學使者握一省人才進退之柄。二者均國家治本所繫。不得其人以任之。未有不卒至於僨轅折軸者也。我朝三十年來。任斯職者接踵相望。而兼厯者蓋寡。故事吏部郎無遷轉他曹。及秩滿陞監司郡守之事。其以例歲出為監司者。又往往不能為學使。蓋吏部郎之厯他曹。與五曹郎一例。遷轉復出為學使。皆始於予高先生。兼厯二秩。實勝厥任。惜乎天厄其年。而使其業卒未竟也。方癸卯冬。先生之以晉州守入銓司也。家大人適以假滿再入吏部典選事。先生至。相倚如左右手。時銓法紛更。惟先生議與家大

人合。每補銓一人。更定一例。必執舊典。與持異議者。誣謗辨論不少屈。如品級考之更定。供卯法之初行。其間謬戾錯迕。多所牽制。先生皆力持之。俾不失。國家大體。而後已。功令重懸賞格。招徠乞降之人。闕越間投誠至者。歲無虛日。先生曰。高爵厚祿以待降臣。廟堂之仁也。顧其仕籍既無可鈎考。而降者自署官秩。輒稱三事大僚。高者得驟躋監司。其次亦不失為郡佐。朝廷名器。可若是其濫耶。於是嚴核符牒。譏察印劄。偽冒者肅然一清。是時柏鄉魏公實為冢宰。先生為公及門高弟。公嘗以二程遺書。手屬先生較訂。其以理學經濟期先生者甚厚。既官銓曹。為之長。益相推重。意欲屬先生典選。顧格於例。不得行。乙巳。竟遷戶部浙江司郎中。時家大人業以例出為河南學使。先生每見書。俛仰時事。戟手太息。深歎銓政之體日輕。仕進之途日雜。區區一己之出入軒輊。固非所論也。未幾。遭外艱去。戊申。復補戶部廣東司郎中。己酉。典四川鄉試。庚戌。出為浙江提學道僉事。先生自念。棄持古道。不能隨事。輒舛間詢家大人在中州事。益慨然三歎。以謂得行其志之難。或曰。昔崆峒滄溟。皆負海內盛名。出為學使。惟公最之。先生曰。崆峒以諫謫起江右。失歡俞中丞。鄭方伯。幾中於禍。滄溟在陝西。與殷中丞爭文移。不得。竟拂衣去。某之迂拙。倍甚於此。其能免乎。雖然。謹守繩墨。砥礪廉隅。可自盡者。此而已矣。其他何計焉。既至浙。頒示條約。申

飭月課修繕學校以浙東諸郡為冒籍託足之地首試台嚴杜冒濫嚴較課不數月宿弊悉除自督撫大吏以下皆翕然稱之比至蒼溪勞瘁遺疾食格格不下咽矣猶強起政事而病益不支越旬日遂卒浙士民間者無不咨嗟隕涕先生諱爾仰字子高世居聞喜縣南邱村曾祖永甯祖東曾父贈奉直大夫直隸晉州知州俊母馮太宜人先生之學以明理盡性為宗自幼遊元修成公之門得其指授沈酣於性理大全諸書明體達用措諸行事事奉直公及馮宜人盡孝事其兄盡悌遇族黨子姓有恩戊子舉孝廉會土寇竊發身至賊庭以至誠動之遂降其衆筮仕晉州勸學黜荒訓鄉勇停贖鍰治行為畿輔第一在戶曹王與東展東之議開復粵諸生通糧者百四十餘人得脫於罪生平行誼指不勝屈孝感熊先生誌之詳矣茲不復贅特節舉在銓曹與為學使時事此二秩者既為國家人才根本之地而先生理學經濟悉見端於此且書從家大人後聞之尤詳故不禁觀縷述之嗚呼先生真無愧於古人清修介節卓然不易其操者與先生生於故明天啟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康熙十年六月初一日年四十有七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配李氏封宜人子六人長端次靖己酉舉人次章次毅次集賢銘曰

繫先生行淳備植孝友寡求技師道立經術粹年不承德無媿名千秋視百世辛亥

卒壬子年

國朝文匯

卷十七

五

甲

集

與甫里諸父老籌賑書

蔣德瑛

甫里水區也有田之家災民也水區之災民方自給之不暇何暇及於救人雖然救人正所以自救也古者耕與請並事力田與孝悌同科無食租而代耕者也自士與農二而說禮樂敦詩書者一旦而責以沾體塗足不能也詰以望杏瞻蒲不知也百工技藝商賈貿遷皆仰農以為命而視農之死生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可乎哉江以南皆園田也雖饒地利全資人力隄防不修無穢不治耕耨插時不以時稍遇水潦則委之波臣田既無禾農遂無食而有田者亦無租龜勉稱貸以供賦稅應徭役而力已殫矣即欲措置穀本亦必遲遲來春而無食之農已三盡矣土著之子遠不轉溝壑則為奴隸為乞兒見游惰之可以得食也益無所戀於農而相呼以去故今日待哺則患其農多而他日力田又患其農少不得已而行召募廣招徠所得皆通逃之餘輕棄其鄉者也及今不謀救荒之策其荒非一再歲止也救荒非無策也荒政自緩刑舍禁弛力薄征外不過為粥溢以救饑寒興工作以聚失業兩端而已興作可以活壯夫而不及於老弱為粥於郡邑可以活游閒而不及於鄉愚即間有流移就食覬延旦夕之命而行無舟車棲無廬舍渡江越河風餐露宿生人之中有殺機焉若夫計口給米其法似便而其實難行稽戶籍則有主客之分核等差則有上

中之混縱使村有其人人盡其情非弊數亦怨府也況蒙袂輯屨旅進偃行苟非窮
桑情景黔婁生面萬不得已於一餐者賴有此足有循矣倘人奉囊粟以歸有不事
趨恐後者哉雖困積如故倉亦易盡之道故為粥賑饑下策也而舍此則更無策但
令糜皆可食食皆真饑則下策即上策也一歲之需損之又損以為饑民數日之食
費省而功溥或餅蟹蠹恥計無可捐未必束手待盡者也亦將告急於僚友求援於
閭里自計以營生路幸不我拒而分其美以活我我豈忍愛我餘而不以活人哉升
斗黍餽與豆區金鍾羹以異嗟夫天之生貴者為賤者也天之生富者為貧者也推
貧賤之力可以富貴人而第欲我富貴則天亦貧賤之而已矣甫里在淞江之濱天
隨先生之舊隱也俗醇而多君子庚戌之冬設廠給糜全活無算有成效矣諸父老
類能言之今猶昔也余何庸贅

五伯說

宋振麟

杜氏所註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為五伯三代時之五伯也然周亦自有五伯周五伯俱入於春秋趙氏註云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齊桓晉文二伯霸之盛者也不必疑已秦穆止伯西戎未嘗顯主中國之會盟何以顯與於伯蓋穆公有知人之明左氏稱其能用人孟子謂其用之而霸是也有恤鄰之義汎舟及於絳同盟滅為之降服以懼戰韓原獲其君而既釋之終遂除呂卻之難定文公焉故悔過之書孔子錄之此秦穆之所以為伯也至於楚莊介在南服春秋所以峻夷夏之防也何以得與於伯然而謀誅少西氏知討賊之義縣陳而復封之入鄭而復舍之圍宋將克而與之平郊之役謙讓避晉不得已而勝之不作京觀故盟辰陵戰邲皆無貶辭可謂夷狄而進於中國者也此楚莊之所以為伯也至若宋襄見執於楚傷於泓以卒宜若無與於伯矣然觀其不負大國之託而伐齊以定孝公志堅氣銳不以弱小自阻驅率鄭許曹衛陳蔡諸國慨然欲修桓公之烈可謂壯矣故曹南之盟鹿上之盟孟之會春秋皆冠宋公於諸國之上是明以盟主與之矣楚惡襄公之伯肆其強暴執盟主於壇坫之上是罪在楚不在宋也雖其區區不鼓不禽不薄人於險未中乎事機之會而以其疆為善之心前仗齊桓之威後啓晉文之烈雖伯事未就

而中國之氣伸矣。故宋襄不害其為伯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五伯，非所謂彼善於此耶？又按五伯見於經傳，始於莊，終於宣。莊十三年會北杏，齊桓公始伯。僖十九年盟曹南，宋襄公始伯。僖二十八年戰城濮，晉文公始伯。文三年，秦伐晉，秦穆公始伯。宣十一年盟長陵，楚莊王始伯。蓋僖十七年桓公卒，又二年而宋襄之伯繼之。僖二十三年襄公卒，又五年而晉文之伯繼之。僖三十二年文公卒，又四年而秦穆之伯繼之。文六年穆公卒，又二十二年而楚莊之伯繼之。所謂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者此也。春秋之末，吳越亦嘗爭伯矣。然其去中國為遠，而去五伯之世又甚遠，勾踐以頻亡之國，受吳秦養，不思報德，而反含毒以中之。其君以生聚而使其男女淫昏，其臣棄信義，而甘與魚鼈為類，無復人理。又出吳楚之下矣。故春秋書於越入吳，以遠夷擯之。彼其介恃江淮，號稱伯王，正與項羽之自立為西楚霸王者等。中國之所甚憎焉者，又五伯之所羞稱也。況吳既滅於越，不幾時而越又滅於楚。浮子胥而寵太宰嚭，殺大夫種而走范蠡，皆亡國之緒餘耳。又烏可以語伯哉？春秋正五伯之功罪者也。故言五伯者，以春秋為斷。而吳越不與其例。春秋時凡以彊暴自居而無一善可書者，皆有伯名。然皆伯之下者也。不入五伯之例。齊自桓公以後，若懿若頃若莊，雖襲伯國之餘風，而狠愎無禮，其視桓公已不侔矣。晉自文公

以後惟悼公三駕強楚恩威並著足嗣文之勳其他若靈若厲非不世啓伯圖王盟中夏而昏虐不仁皆以逆終其視文公已不侔矣秦自穆公以後康桓景皆無足道至孝公而力政爭強威行山東然棄禮義而尚首功適足資其為惡而已其視穆公已不逮矣楚莊以後共昭雖賢而伯器不足康靈景戾恣睢與晉狎主齊盟號稱兩伯而身負大惡討人不義其視莊王已相反矣宋襄以後惟元公景公最賢而不修伯事傳至王偃滅滕伐薛敗楚魏之兵虐戾射天諸侯謂之桀宋其視襄公又何如哉凡此皆吳夫差越勾踐之類也故艾陵之戰黃池之會皆有罪可書無功可錄者也至如句踐之滅吳觀兵中國已在獲麟之後春秋不載其事觀此而五伯之名號定矣周禮九命作伯爾雅伯長也謂為諸侯之長也釋名云伯把也讀作霸蓋古方伯之號至周齊桓晉文二伯出始上連昆吾大彭豳韋為五伯又下連秦穆宋襄楚莊亦謂之五伯考古制唐虞有州牧侯伯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猶有三苗之害舜竄三苗禹戡防風啓征有扈再傳而即有羿浞之禍仲康肇位命允侯掌六師征羲和湯始征葛又伐三脆至紂命文王為西伯始戡黎遏寇周成王時太公王五侯九伯周召為二伯統東西方諸侯三叔監殷猶有武庚商奄之難宣王時有申伯召伯藩翰王國再世猶有申侯繒西之變平王東遷惟有文侯之命蓋自唐虞至周皆有

方伯連帥之職。然皆命於天子而後為之。至春秋時。諸侯強大者。皆自起而為之。而後假天子之命以號令天下。然是時王政不行。互相侵暴。數伯起而猶有尊周攘夷之名。以禁懲討賊為是。以扶弱招携興滅繼絕為可行。五伯之後。信義蕩然。並伯之事而無聞之矣。繇是而南北各伯。東西兩帝之勢成。繇是而三晉七雄。四豪六鳥之名立。故孟子謂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謂當此之時。無伯也。況句踐滅吳。江海橫流。欲以鱗介易我衣裳之會。君子懼之矣。夫淮夷徐戎。世為周患。當周盛時。書之費誓。詩之江漢常武。皆因此而作。以徐偃王之仁。猶以朱弓矢之瑞。招三十六國。以與天子為敵。況當衰周之末。而句踐能為桓文之舉哉。故世謂越王烏喙。又謂越人之視秦痛。又謂越人聞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以其義與中國絕也。若其君可入五伯。則其臣亦可謂有三仁矣。

朱明府詩序

六藝之文。獨詩以聲教人。詩者心聲也。感思而託之聲。以寫其意。皆可諧聲律。呂而譜為樂章。時而颺之。風化成而事功以興。葛天之歌。八閩已見於事辭。尚古聲。魏鳥書未立。方音興而聲詩始傳。或兩辭成一終。或一辭成一終。而侯人令猗。實始標為南音。若卿雲南薰以後。統於雅頌二南者。皆為中聲。鄭漁仲以為北音。非矣。迨楚騷

出於國風之後而南音始盛惟趙代抗慨激烈之音統於北音者如故漢氏起自豐沛習於楚聲安世房中雖學雅頌李延年所協雖雜龜茲巴渝之音大較皆主楚聲予謂聲詩原取諸風謠遠及任鞅近在閭巷不必限以方域拘乎時代凡可備採納養德器足以助流政教移易風俗皆可登於雅以為聲詩之本詩之為教長於諷諭聲歌著而詩為時用但伐檀四詩在漢已不能歌而漢人諸樂府至唐已不能歌三唐絕句盛肄於教坊伎人至宋又不能歌於是關白之典興而聲詩遂亡近代專家惟辭是耽聲歌之道聽之運數而身無與焉時則江陰近庵朱公巍然崛起以吟詠陶其性術自家食至廷對十年獨挈聲詩要領以音節之出於自然為歸既西行宰古甘泉閱漢時郊祀諸譜雖愛其辭之真麗然以為說謠不合於雅頌獨疏流於七月諸什以升正風踰年攝武功不取慶善樂獨溯源於生民諸什以升正雅是時騰公所在連阡度陌直通九軌東匯江海之瀾西收關嶽之氣傾壺倒囊皆是物也因集其近年所賦感遇贈會行役登覽諸篇什編次之涉冬成疊其紆而不濫者應風其直而不倨者應雅其興寄微婉在賦句之外而清麗瑩潔出之本色如華月之映微雲不雕飾刻畫而娟然自好其指事就景態度萬千皆近在几案間琅琅隨聲附響而出無硬取強掇之勞時坐客苦不解歌公方徐步獨吟於勤民之暇而馴鳥和

集亦若唱歎於其旁而不能去也。象其聲之廉以溫平以易如隨地得泉味之皆為甘澤撫此殘區視部民如家人。幾三年矣公私澹若無事風聲所徹監司莫不忱恂而深可其所請士民喁向輸情鮮有作色失聲於市里者。所謂聲詩之本養其德而通於事體感孚物情不益信而可徵乎。公乃日賦詩分氣象惟樸者可與學靜者可與閑猥以予之疏鹵沈冥於殘瘥辱摺持而得與揚摧之末嘗問公以索居寡偶兀如石焉然每聞谿谷寥廓之音輒謾焉酣適若自吟嘯者何也。公數謂是乃聲氣之元為天地根者聲出於虛而氣以舉之故能實其所發應物無窮當其涵泳於心氣之交感發於端倪之際盎然四溢即牆壁几杖殷殷皆含音響南陔白華有聲無文然可因聲而想味其指若鏡歌朱鷺辭存而失其聲後人不成吟並不得句矣予既受好音知公之德性如此再觀其蒞政及其立論如此可謂深於言詩篤於為詩者歟。詩有哦吟謂之聲聲如抗墜謂之歌古時詩樂一體歌吹相間歌者以人聲歌之吹者以人聲吹之人但求聲於鐘石而不知聲詩以人聲為始所謂竹不如肉是也。今雖無採詩之官然溫柔平中之蘊公既得之聲先而復疊疊見於篇什他日歌幽入朝若班氏之賜永平柳氏之譜元和裨助雅音頌聲斯作將得無意乎哉。

光武論

蕭正模

光武之中元元年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於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綱目書之。按其書法者。以為譏其不可也。曰文帝之立呂后。不書太絕之於文帝矣。而書呂后。則固未嘗絕之於高帝也。余以為呂后之罪。正當絕之於高帝耳。高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而呂氏賊害三趙。專主諸呂。至取他姓子為孝惠嗣。天命幾墜。產祿之誅。代藩之立。天下之復為劉。非其所欲。此其罪大惡極。以天臨之。則無天。無天則無夫。不可以為劉氏母。在當時無議禮大儒。使居然配食高廟者二百年。至於光武憤然於其惡之毒流子孫。使孝元后王政君之踵其覆轍。而姑息以成新莽也。毅然革之。而以薄太后者。篤生文帝。延祚至今。又諸大臣當安劉時。所擇於外氏之謹良者。則太后宜為漢家母。尊以為皇太后。配食高祖。此與魯僖公之隆其妾母異矣。夫僖公無見絕於其父之嫡母。而徒私其所生。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故君子以為尊生母而賤其父。而光武之退呂氏而尊薄后也。準之以宗社之大計。而通之以禮制之窮源本任祚。追溯慈仁。則太后雖未生為正嫡。顧不得以文帝母而通之以母以子貴之例耶。且夫以尊薄后之為卑其祖者。名位之嫌於生前也。以呂氏配食之為辱其祖者。悖逆之縱於身後也。光武掃平禍亂。其繼孝元立四親廟。蓋甚虛

公而達禮則夫絕母后專擅之防隆百世發祥之遠其與諸議禮之臣較其輕重固非漫然者況夫呂氏之惡終古再見遽其主而以薄易之使知夫無天無夫者雖以二百年已定之號已享之祀而不難以討其罪而去之也則女禍庶乎有懲而可息豈非禮制之窮而可行乎哉或曰和帝之不貶竇氏可乎曰竇氏之罪止於梁貴人之枉歿非有呂氏傾劉之禍而和帝奉事之十年年近誼切義不得虧耳若呂氏毒於高祖已絕而光武出自景帝於薄后為九世之祖母固當以所當絕之於文帝者絕之而矧其當絕之於高祖者也稱天而誣則曰幽曰厲固不得以追貶尊上為臣子罪矣

北魏孝文論

晉武帝行三年之喪論者猶合忠孝責備之若魏主宏行於弒其父之祖母馮氏則所謂貪復古之美名忘春秋之大義啓母后專擅篡弒之端而喪魏之天下於方強之日者也夫馮氏固當欲死宏又嘗以左右之讒杖宏矣宏於父傳位之日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是時年六七歲耳比父見弒之年其天性豈遂漓哉親疾而不侍側至於見禍而不知許世子止之罪無所逃矣即曰馮氏彌縫之巧宏必不知也然痛莫大於身受馮氏之欲甘心於我也身受之矣其欲甘心於我以我父當傳之我而

先死我也。今顧於父之暴殂也。而不能推類致察乎。身為人子。於其父死。咫尺不之究。顧於大義見絕之。祖母情事備申。使之生榮死哀。前後無比。且吾於其所厚。親其所薄。而有以知其長也。宏之生母為李氏。宏知之矣。其族與祖道念之來謁。亦當念馮氏在日之末由至此也。而一動念矣。乃並去軍號。待之甚薄。吾以是知其天性之乖。而待馮氏之厚者之切切於沽名也。夫馮氏當產我矣。我不念之。而申其情事以厚之。四海其以我為大孝矣。而或不終厚之。則無以成其名。是故以幽后之淫惡彰著。而猶以馮氏故。不忍死之。於馮熙之子誕。碌碌無所短長。而厚其生死之事。至於不可紀極。其於馮氏之無父無君。不顧也。於己之無父無君。不顧也。不然。則以廢皇后馮氏之不如忌。而竟以昭儀之譖廢之矣。高氏生子恪。而竟聽高氏之賊於昭儀矣。林氏生子恂。而竟聽馮氏之殺其母而養之矣。太子恂有罪見廢。至其稍改悟。而又信讒而殺之矣。蓋其忍者誠也。其不忍者。誠偽未可知也。而匪直此也。天下事懲於前則杜於後。呂氏為漢四百年祖母。光武追尊其配享。而易之以薄。夫非不知為人子孫者之不當議及此也。而固將以為戒也。今馮氏者。宣淫肆醜。弑其君而專其國。其於呂氏罪維均矣。呂猶有身後之黜。而馮氏晏然以宏為之子。瞻慕攀號。以與古明德之后同其身後之榮。此固宜靈后胡氏之尤而效之矣。尤而效之。而謂見弑而

介朱氏來而河陰之王公以下二千人死而魏之社稷亡。吾孔子之言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者，得人以明事親之理也；事親之理出於天。天理之在人心，其為等級為予奪，非私意所得與。今吾父有罪，吾之祖母殺之，吾父不敢仇其母也；吾願敢為父仇之乎？吾之父無罪，儼然為天下神人之主，而吾之祖母不顧其為天下其主也，而一朝弑之。此文姜之所以見絕於宗廟也。宏如聞春秋之義，則當其在固，當痛哭流涕，窮究其左右與謀之人，以伸大義於天下，而乃以千百年獨舉之喪禮奉之，弑吾父之母后，宏之不知事親也，以不知人也。不知天也。知天知人者，春秋之奧旨，而著其義於貶絕之文者也。故曰：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明長蘆鹽運使謝公傳

謝公君惠，字有孚，號蓮孺，世居將樂之陽源。其父明德公，經明行潔，鄉人推為祭酒。公其第五子也。少穎敏異常，弱冠試童子，敬美王公世懋收入津，而楚侗耿公定力拔優等而餼之。萬曆癸巳，膺貢入南雍，中應天庚子鄉試，與錢相國機山、張鼎元瀛海、出項公維聰同試南宮，得乙榜者三。丙辰，授廣西懷集縣知縣。時年四十九矣。公為人仁恕任事，自其為令，以至監司治賦而民不擾，治獄而人不冤，處大事而上

下安之。其令懷集也。勸農平賦。旌善鋤奸。城郭橋梁。以時繕葺。廟學宮。月三課其土。五年政聲大著。轉光祿寺署正。仍以懷集治行遷刑部郎中。故事。刑部新任者。提牢一月。幾同傳舍。會公至。有狡棍。使子走匿。而誣其僱主搏殺滅尸。同舍郎以是服其能。按以重辟。公廉其無辜。令密捕之。卒獲其子於城脚下。獄立解。同舍郎以是服其能。魏璫擅政。其逆黨子殺人當坐。陰布萬金求脫。公堅不內。同舍郎為所啗者。卒羅織斃獄人愈高之。山海之捷。公提節宣告閩浙。歸授廣西梧州府知府。梧當百粵之衝。民強雜處。盜賊竊發。經理為難。公至則條其弊。上之臺司。言民無益田。賦有益派。工無定役。助有定貲。帑藏罄於撈括。膏脂割以贍。蒲庚癸之呼。愈急。鄰省之餉。愈通。言甚懇切。河下嚴稅。歲供外。羨餘數千。例入守私橐。公一切卻之。時募兵議餉。皆資於鹽。而郡屬州縣之食東鹽者。赴梧守道符驗後發。則仍梧鹽也。其後議認餉。議增引。奸商以梧之鹽額與餉額日訛。訐於臺司。公以文理之。略曰。梧屬與潯慶南泰皆仰梧餉。而不行梧鹽。非計也。今宜聽各處分引行鹽。而總歸其餉於梧。則化廉欽之鹽。皆梧鹽。而舊餉增餉。皆於梧取足矣。時議是之。東粵之解橋稅於梧者。向苦賠累。多愆期。公頒法馬各郡。彼此照免。宿弊一清。梧之水龍江福江藤江所會也。飛梁久廢。往來病涉。公申請復之。民便焉。庚午入覲。還值靖藩王薨。其孽子王哥擁黨數千。洶

洵有言。會勘官皆股慄。公獨建議。請定儲藩。而為王哥請名。請封分之祿米。職列將軍。上可其請。王哥帖服。餘黨悉平。逢歲大歉。公以令懷集時所陳荒政行之。每里置倉。每倉儲若干石。擇公直者司其出納。全活甚眾。容邑大盜。及東省惠潮連山四排諸盜之竊發者。公以次討平之。其質子盜為害尤劇。公密捕置之重法。盜以息。卒未擢長蘆鹽運使。長蘆所轄二十四場。權璫往來其間。為利藪。公至則卻其常例。絕璫不與通。方欲有所為。而繳過達限。罷官之命下矣。大中丞鄒公維璉素高公。議於其歸。致之書。以為魯仲連排難解紛。杜季良憂人憂。樂人樂。公可無愧。其見德如此。邊臣袁崇煥。梧之藤縣人也。公仕梧數載。未嘗與交好。尤人所難。家居口不言世事。幅巾野服。人不知為謝運使也。

贊曰。余往聞公厚德人也。其致仕歸。語人曰。三木無輕用也。余為法司。見民之懼此刑。而詭伏以緩死者多矣。嗚呼。仁哉。仁者天地之心。吉祥之氣也。公仁若是。則行狀所云風波有老人之護。報德有庭鵲之祥。蟒蛇遁跡。而大木效靈。固其必然事。不足為公異也。

歸化縣令蒼潭黃公傳

黃公蒼潭者。當

今上甲寅迄丁巳閩粵兩變始終不從僞以死者也死之三十有四年歸化人為余言其德政甚悉乃知平居愛惜百姓即臨難不愛惜身命者公名易字子參其先世為閩之漳浦人祖元重遊學粵之海豐因家焉公四歲喪母有繼母弟三人公事其大父母及諸弟無間言為舉子業悉從大父指授而清真簡率不事追琢蓋其廉直性成也以辛丑成進士越五年謁選京師適邊海流離莫敢以聞公毅然曰生其地親其狀而不為

上言可乎即具疏欲陳之事雖中沮識者比之鄒南阜風烈焉尋得令歸化歸化濱山多盜民喜訟公至則以寡欲清其源捕盜得實輒置之法絕其株連民有訟扶其弱而強者鋤之久之自息先是邑有藩商賸本來貸於民民以息重至鬻產賣妻子不能償而及之親黨為令者重其債於催科坐藩商法堂上鞭朴而代之追逋公至則憤然曰吾不能以

天子命吏為藩商奴也誓當為百姓請命即日具文乞革之當是時藩商勢熾甚而公為民捍禦若護赤子於豺虎之場身殆者數矣幸事下興化守慕天顏力為剖洗究威少挫而旋以誑語啓藩令行追動連數十人公乃詣諸當事哭陳其狀而是時總制閩中者趙公廷臣也為八閩興利除害政聲赫然如公言痛革之蓋自是歸化

民有更生之望。防弁某者。以偽銀與本匠。不受。斷其臂。公請於當道。為黜其弁。太守孟公經其治。公待之。至於卑夫不備。左右以為言。而孟公特重之。總督劉公斗聞於孟公曰。歸化令何如人也。孟公曰。是向與靖藩抗者。真民之父母矣。劉公即具疏薦公。未及行。而閩變起。變之起也。以甲寅三月。是時公在汀郡。聞而馳歸。治公弟畧。由治馳會公。過於清流。旅次。公泣諭之。歸養父母。而訣以必行其志。至歸。削髮為僧。依歸民薪米以活。至次年。耿索公急。公誓以死。而或謂公且冒險奔逃。留報國之身。以有用。乃從間道渡江。韓崎嶇抵粵。以前後情事。陳與藩院。計抵家。僅六月。為丙辰歲首。而粵變復起。公乃泣辭父母曰。兒為長往之人也。偕一僕。由連平徒步度嶺。再奔江韓。而是冬閩省歸正公。以其次年之春。由江韓入閩。親藩總督聞公事而壯之。具疏請旌。疏未下。而公卒矣。卒後。贈公福建按察司僉事。遣官祭葬。陰一子入監讀書。蕭子曰。楊公大山之戴公行實也。稱公言曰。大夫夷則夷。惠則惠。無兩立也。嗟乎。令公兩立。必不能為強項令。其遭變故。必不能為自鍊之鋼。如其後無疑也。獨行其意。始終不渝。公真志士仁人也哉。

湯齋熊先生墓誌銘

吾師湯齋熊先生之子。葬二親得日。以行狀屬正模銘。正模惟古之請銘者。將以其

親傳也。以其親傳而徒假之當世之有名位者。則猶之事親不以誠也。今二君以正模事先生日久。則先生德行文章之詳。皆所親炙。而於其銘當不至阿其所好。是其命安可辭。先生諱彭年。字介眉。其先自孟乙公至繼閔公。世為令人。文學東庵公先生父也。先生孝友性成。嚴配徐孺人。以賢淑佐之事公及太母王孺人。始終得其歡心。而公同懷弟聯蜚公。邑名雋也。負才篤學。不屑為生計。先生所以事之猶事公也。聯蜚公嘗語之曰。汝於父於諸父。仁孝如此。天其必不汝負。聯蜚公既卒。而其子二三人。卒賴先生以有成立。至於今維持調護其孫子者。二子猶承其志為之。其季叔千仞公之卒也。孤四月耳。田六十畝。虛苗者半。蓋十八年中。所為營其喪祭。清其舊負。賠其官稅。俾其孤得破缶重完者。皆先生與孺人之力。而其孤言之至今泣下也。平居好讀書文。有賞心者輒手書。一日至數千百字不倦。其為文刻苦深雋。試輒高等。高庵孔先生。韓文宋先生。皆其知己也。乙丑秋。膺歲薦。學使趙公見之。舟中曰。吾以子有聲學校。四十年當老且憊。不意其精采爾爾。蓋方勉之有為也。明年春。先生且六十。召兩壻及正模飲於家。酒酣色喜曰。予少負弱質。自謂天年不得永。今幸而有此歲月也。乃越五月。而徐孺人卒。卒之三百日。而先生亦卒。幼女滿娘者。富孺人卒時。即慟不欲生。先生哭勸之。乃止。及先生病篤。曰。吾無父無母。吾無以為人也。卒。

國朝文匯

卷十七

三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悲傷涕泣而與先生同日死。先生性溫恕。與人語恐傷之。而非義之事。毫不肯為。蓋篤厚文行君子也。而二君先後蔚起。人以方之。老泉之得軾轍。而先生年止是。是二君所為涕泣而請銘也。銘曰。
自先生徂。不見心貌。如先生古。二子之才。軾轍為伍。其必文與福齊。慰先生於此。杯土。

連山令蕭西臺先生墓誌銘

余以丁卯奉命分巡廣東。竊願有吾鄉先輩。同官茲地。得從間請益。以免覆餗之譏。越數月。連山令蕭先生來謁。接其言論。丰采不敢以屬員相待。蓋先生癸卯登賢書時。余尚同事場屋。榜出而先生文膾炙士林。余佩服之有年矣。文章政事。相為表裏。余以是知先生之必能為史也。顧連山邑小政繁。先生過以不勝任為慮。余慰勉再三而退。尋採其政績。其邑之縉紳來謁余者。皆曰。先生始蒞任。值邑有皇木之役。邑僻處山谷。搬運艱於他邑。人心惶懼。不知所為。先生詣大吏。為民請命。如請省民財萬計。甲子分校。得士五人。皆粵中知名者。邑寒士朱瑞鳳年四十。得先生首拔之。始得補諸生。當時有有力者奪之。弗予也。邑最受害者。獠蠻逼處。日以侵掠為生。先生至則束之以法。撫之以恩。羣蠻向化。不敢犯法者。終其任。楚流寇陳鳳等三百餘。

人嘯聚為民害。鄭縣有計招之不就。獨來降連。曰：蕭使君信義服人。我輩投之。必得所。後果詳上憲。安插如所願。其善政之大者如此。余何幸生同鄉。官同地。得從間請益補其不逮也。無何先生疾作。不踰旬而卒。其連山之不幸耶。其獨連山之不幸耶。世之居官者。持其官如重寶。唯恐其親戚交遊之見而分取之。聞先生在連山。待內外親之至其地者。恩意有加。不難出己有以資之。故其卒也。內外親聞之。皆哭甚哀。豈厚道之在人心。固有不可盡沒者耶。去年秋。先生之二子慶行。慶昌。扶柩歸閩。余執手泣別。今秋二子以書來曰：先父遯天之幸。得與公生同鄉。官同地。向者大故蒙公賻之以財。斂之以衣。又為著署官交盤。不令不孝孤莫大之喪之久。羈累土也。猶起不孝孤之白骨而肉之矣。今十一月將葬先父於邑之洋門夾。唯公賜之銘。俾不孝孤之沐公全德也。余哀其意。而又嘉先生吏績之不可忘。乃為之銘。先生諱象。船字虞九。西臺其號也。銘曰：

洋門之夾。山水幽。公在此中。長夜遊。我聞漢室循良吏。子孫往往生公侯。

潘江如穆溪詩序

王獻定

穆溪在鶯脰湖之濱其地多隱君子江如尊人木公先生世居於此厥後徙潤之北顧山下余昔往來經過疎籬野水廬井蕭然大江橫流於山之外每尋孫劉當日談兵狼石處而不可得因歎英雄寂寞唯留勝地以待後之隱君子幾欲造訪而先生歿矣江如承家學以詩名海內余交二十年未嘗一言詩丁酉夏過於北顧問其居健兒擊塞馬踐庭戶糞與腹齊而其家又徙於城西求所謂疎籬野水者無有也相與嘆息別去今年秋余辟亂適淮江如從漣水至維時南北鼎沸岷江數百里山飛水立禽鳥之過者翔而不敢下余與江如登韓信城望戰雲城下羽檄馳閭左幽障之兵鞭淮戍卒挽舟以就鋒鏑老弱號哭於道江如淒然泣下曰吾家城西不當如是耶當是時余雖勉慰之而中懷慷慨恒與振腕終宵以至酒悲歌怨病嚙夢魔狂走西東而不自知而世所號為明哲者目語心笑江如掉頭不顧方欲涉下邳歷齊魯之墟以自堅其志以此思君子生當斯世有終老他鄉而不悔者其為感憤可勝道哉比少甯其子鍾渡江省親抱頭相慰言潤州事輒嗚咽城中十萬戶湯為冷灰獨妻孥屹無恙嗚呼豈非先世之德然歟而欲求城西之居則又不可得矣凡此皆江如之詩之所為作也秋盡余南還執手河干謂之曰霜露既降天意寥泬九州

之大。盛感而未可勝也。子蓋歸江如曰。諾穆溪先人之遺業在焉。吾十年來開闢道路。由烏石至於延津。弔卽龍之遊。其所為詩。皆先人之志。而不敢忘也。吾不敢忘先人。敢棄其遺業耶。然則江如之於詩深矣。題曰穆溪有以也。夫江如豈終以穆溪老者哉。

喬簡襄詩序

今年秋。余避亂於高郵之盧堡。飢驅至淮甯。關子再彭嘉樹軒。時烽火達淮泗。韓侯臺前。馬矢塞斷。又時傳湖水稽天。將穿屋。老穉棲浪頭。旅魂數驚。勿道發賴友朋周旋。得強飯。而喬子簡襄。尤朝夕餽問不少間。私念士亦惟知己為足重耳。一日晨起。喬子叩扉執轡。北面長跪。以請余。貽聘謝不受。既不獲辭。久之。喬子錄其近詩以質。余曰。吾知子之詩矣。人倫相與以情。而莫真於患難之際。三百篇情之祖也。北風雨雪。攜手同行者。彼何人。與邢衛之不恤旌。葛譏焉。然讀其詩。雖至瑣尾流離。不忍遽絕。而其旨仍歸於和平。此古人之厚也。世俗偷薄。至今日極矣。余與喬子處。戎馬崩騰之日。驚心濺淚。俄頃萬狀。有骨肉不能自保。族黨互相隱辟。而喬子乃勤勤懇懇。未嘗一日暫離乎前。其孰使之。此其中有必不可已者存焉。不可已者。山川所不能阻。劍戟所不能奪。謠詠排擊所不能挽。亂何者。水濕火燥。天地之經。雖沸鼎浴淵。而

性終不變也。聲詩之盛。至今日抑又極矣。間有鏤心剗腎詞。雖工而余誠惡其中之薄。可已而不可已者也。喬子深情內蘊。輪囷盤鬱。發而為言。如人之歌哭。情至而莫能自喻。余是以未讀其詩而知其工也。語云。事變之來。未知所移。喬子益展其才。將必有大過人者。余序喬子之詩。特有感於一時患難知己之情。而亦以使天下之讀喬子詩者。明作詩之有本也。

姜西銘詩序

姜子能詩。余初不知姜子之能詩。徵之於其志也。厥志為何。曰。事關忠孝者。吾為之。然姜子儒生也。而善貧。不得志於時。曷行其志。余少聞之長老云。萬厯初。慈谿有姜給事者。言建儲事。上怒。貶極邊。尋起。黨人當國。擠之居北山。詠詩闕湖者四十年。光宗即位。詔復天下言官。甫用公。復為閹黨所錮。天下惜之。余嘗想慕其人。而不得見。姜子西銘。其曾孫也。姜子曰。先曾祖年八十三而吾生。去世吾三歲。不克親承其訓。其志可師也。夫當神廟時。天下士大夫。莫不欲得高爵厚祿。為子孫計。而給諫獨有見於社稷根本之重。危其身而不恤。至於貶謫邊尉。困阨流離。歸念君父。猶欲抗疏論。官府封疆大事。為執政所尼鬱鬱以終。姜子生當太平。長而遭世變。所見戎馬之塵。彌天漲海。數十年所號為高爵厚祿之家。子孫湮滅。不知凡幾。而北山闕湖之間。有

窮居隱約而歌詠不衰者此何人之裔也噫忠孝之獲報於天甯必其身親見之哉此余所謂不知姜子之能詩而徵之於其志也姜子勉之今世之言詩者多矣吾懼其或亡也子力持其作詩之本有旨哉惟無惑於邪說吾將就其編以考其後焉

宋遺民廣錄序

代

程篁墩輯謝皋羽鄭所南十一人詩文傳於世題曰宋遺民錄李子讀而廣之為之序曰嗟乎此皆南渡傷心之士也夫自建炎迄於祥興中原血戰其間一百五十三年興亡之故不具論歷數將相以及仗節死義之士其行事俱載之史而遺民不少概見何與蓋一代之史成之易世其史官皆尊崇本朝有所飾於彼則有所漏於此而宋史為甚延祐天厯開朝士不知義例屢詔而不成至正二年使脫脫輩為之裁定他人不足道也歐陽元呂思誠之徒豈不知統緒之所在而乃以三史比於晉南北朝之例致使崖山同漂之孤忠不盡詳於正史而一二裨官野乘猶能傳之嗟乎彼遼金之臣不知宋之君父而況於遺民乎甚矣篁墩之有功於宋也雖然遺民數子當國家顛覆之時雖未享高爵厚祿猶是宋之民也篁墩身非遺民之列而又時當太平無參差黍離之感何至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傍徨嗚咽於殘編斷簡之中豈非以忠義之在人固不隨世運為存亡者耶吾歎篁墩之有功於天下又不獨宋

也余不幸不當量最太平之年又不能效宋諸君子傾貲赴難瘞骨納釐之義竊自愧焉因思少而讀書有志纂修正史以繼先文定之志迄於今白首荒邱仰視蒼天寒慄不敢一語而老病復作徒以區區之心附諸君子以不朽後世豈無明其故者若云自以為功則傷心之士更有不可言者矣

浙江按察司獄記

浙江按察司故宋岳忠武第宅也獄在司左相傳萬侯高承秦檜意旨置此以禁忠武者旁有井蓋忠武女持銀餅投井死後人謂之銀餅井云丁亥余友朱士雅以事繫獄久之得釋為余言天下之獄未有慘於此者始入獄平導罪人至司獄前索金故事罪人入見獄吏無重輕皆輸金卒如之又推罪人有貲為牢頭者王進馬而後掠其私謂之嘗例錢金多者雖重罪處淨室或自構精舍以居否置一獄名套監周遭樹木柵地穢濕覆以腐草鬱蒸之氣是生惡蟲罪人械而入卒持其兩手繫柵上使不得使須臾蟲觸人氣百千攢集人體自耳鼻緣入衣械凡屬有竅蟲滿其中經晝夜雖壯夫生者什不得一二折而下一徑黝黑盤曲深坎突有石門犴狴司之門堅重啟之聲似吼陰風颯颯從內出炎暑當之股栗中多積屍臭達門以外罪人既入獄卒開兩門邏者僅存一竅通勾欄白晝鬼鳴嗚獐獍立人前強有力者與之角

衆鬼來人力不勝則立斃。庚子萊陽宋公爲襄公守浙東。余適遊會稽。以此告之。公曰。明天順間。吾先世御史公諱敵者。嘗具是邦矣。解旁有廟。祀銀鉞女。祀之日。例拜如一日。自念我朝廷執法吏。乃屈膝女子耶。命擇日改廟他所。甫鳩工。忽空中見女子持弓矢射中背。頃之疽發。余聞之作而嘆曰。有是哉。以一女子死四百年。而英爽赫奕如是。況忠武乎。夫忠武嬰賊臣之害。亡宋社稷。迄今過其墓者。見賊檣之像。樵夫牧豎猶爭擊之。胡至陵谷屢遷。而以幽陷忠武之冢。爲獄卒賈利之場。爲之吏者。若之何。仍其地而不思所以廢之。去歲除夕前一日。士稚沒。余悲良友之不可作。而有感於言也。今年春。宋公將之任按察司。公仁者。既嘗道其先世事於其行也。爲之記以貽之。

桓蟲記

盧龍韓子桃平。以庚午遭變。攜家南下。卜浙之上虞。居焉。已丑。亂虞城復破。徙會稽。寓若耶之瀟。庚子久。予遊會稽。韓子坐予最高樓。樓柱懸折梅大許。貯小餅內。以化半。發韓子愀然。既而懷爲告余曰。傷哉吾輩之不復見也。吾外曾大父朱公名錦。春宏治間守青州。盜發齊桓公墓。獲寶玉刀劍鼎匱事。覺藩王及諸有司分取之。外曾大父得銅蟲徑二尺。高如之。土花繡蝕。天將雨。現五色雲氣。光怪煜煜。不一狀。歲臘。貯

梅其中自莖而花而實三月不衰數傳至吾祖實之罔失亂後余置小驢載而南亡何虞城破吾壘殉焉久之有言土豪陳朝廷者入余家攫去遣人屢求贖不應夫以吾先世守之物不沒於盜而沒於豪其甘心乎予曰甚哉子未曠覩於今古之際也且以齊桓言之當其憤周室之燬於山戎也制令支斬厥竹縣車束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以朝天子何其盛歟及其亡也邱墓之不可保雖盜賊皆得而侮之山戎之於周猶盜賊也以周室之神器周天子不能自守山戎覲之桓公為周天子報仇固周鼎四百年使山戎不敢窺春秋特書曰齊侯伐山戎大之也今以齊諸侯之墓守之二千餘年一旦見發於盜賊為齊之藩王諸有司當必憤然曰此為周天子伐山戎者也桓公之仇周天子之仇也抑我仇也藩王諸有司不能制盜賊又貪盜賊之物且爭取之爭取於數傳之後歷喪亂而猶不忘是何溺於小而忘其大耶或曰曩得之盜賊之手非韓取之也今為韓有矣有而棄之是忘其先世也曰非也齊之滅紀也紀侯大去其國襄公復九世之仇何有於廟造頃公九年筆之一戰而以紀獻獻之於晉使桓公有知必痛其子孫之不克守其社稷甯紀獻之不忘哉子休矣盜之發塚也山戎之禍也豪之得壘也紀獻之痛也子明於春秋之義其於輕重大小則必有分矣韓子曰然抱器而歸固子志也若子之言則誠大矣然則世之

遭亂而忘其家者毋介於一物之微而修怨匹夫哉為之記

太傅新樂侯劉公傳

太傅新樂侯劉公名文炳字淇鎮順天府人父效祖以孝純皇太后弟恩封新樂侯母杜太夫人妻王夫人弟左都督文燿右都督文炤女弟二長歸武清侯子李國瑞以子存善嗣進太夫人李歸恭順侯子吳希彬叔父少保繼祖叔母左夫人崇禎甲申三月十八日聞賊李自成圍京師侯奉命守崇文門上召侯與都督葉公鴻圖中左門語秘不得聞十九日昧爽復召侯議調京營兵侯策馬馳至營營潰還報上問誰衛軍侯頓立盾士駭走上遂入有頃城陷賊登城潰卒大呼曰城陷侯躍馬巷戰射輒中賊賊走連射數賊無不中顧謂眾都尉曰吾與公畢命此賊賊數百騎至一賊厲聲曰闖來眾賊佯笑曰疑何為者侯聞賊入大內急馳歸第道遇賊輒射賊多帶簇辟易侯拔佩刀手刃數賊然後歸先是乃對歸母太夫人度城將陷呼侯及燿炤登樓樓懸孝純皇太后像皆拜母泣諭侯與燿曰爾無忘太后恩努力殺賊侯與燿泣拜去時瀛國太夫人年八十匿老友申湛然家母牽炤手曰兒無死善事太夫人瀛國者侯祖母也乃作數十繯積新樓下隨命老僕鄭平召侯二女弟須臾至握手泣一僕奔告曰賊入內城矣侯妻偕吳夫人文炤趨登樓李太夫人次之母既登

復下以二盆抵戶。侯妻偕吳夫人先縊氣絕。炤縊平推墮樓曰：「太夫人有命矣。」母見季女縊，乃自縊樓瓦。忽震陰風颭起，縲絕母墮地，復縊。墮者數，母頭裂血淋漓。六縊乃死。當是時，李太夫人就縊，亦墮地者數，見母死，以頭觸柱號曰：「母不我待乎？」墜樓臂折齒半落，稍甦，見一僕在旁曰：「若非鄭平乎？」手取條脫付平曰：「酌汝掖吾登樓速舉火。」蓋九縊而後絕焉。侯歸見樓焚，投井。忽顧影曰：「戎服也，不可以見皇帝。」覓冠服不得，申湛然免之憤，與僕縉小不可冠。左右曰：「曷不裂幘幘裂乃冠。」投井死。初少保公繼祖與侯伯仲，嘗愛坐井旁汲水飲之。戲曰：「苟急難當死，此城陷少保赴井。」嘆曰：「吾平日戲言，今死是豈非天哉？」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左夫人先焚死，文燿在外城馳百里至渾河內城陷，入見闕門焚死，撫膺痛哭曰：「天乎！燿之不死，以君與母在也。」大書一板置井禽曰：「左都督劉文燿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侯死年三十一，一門媿妾僕從死者凡四十二人。余詳之文炤云。

王獻定曰：余至京師，欲哭烈皇帝，求當日死社稷所在。老內官邱印指萬壽山海棠樹下，望拜哭之。是時憑弔故宮，徘徊不能去，印為余言劉侯一門死節，語與文炤同。今文炤流落江淮，貧困無以自活，余因感昔之故家大族，其飄零散處於窮荒僻遠之境，如文炤比者，不知幾何也。嗚呼，可勝歎哉！

李烈張公傳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三子長即公次清憲次清采皆業儒公貧而力學累試輒不售立塾授生徒嘗截竹為簡每食必念父乾腍脯醢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清采死公晝夜哭憤以頭觸柱遂眇左目人咸敬之其家在城北白玉洲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十年獻賊焚殺北鄉舉家遷頭寨長子超載同清憲居城授經公力勸父避寨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偕幼子超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攜超藝去公痛哭拔父起父瞑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公公抱父痛幾墮復甦超藝同僕雲滿從窖中昇棺具衣冠以殮賊將至滿趣公去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同淵中倘焚廬吾以身殉滿曰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待賊公從之於是蹲伏梁隅超藝匿厠舍賊擁入大索不得欲開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竟笑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僕尚知禮一賊抽刀逼其喉曰出汝室貨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滿仰屋脫衣公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棺手斷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從厠旁躍出泣求代將伏公背賊舉刀碎其首父子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移棺中堂以草覆公父子屍

而去。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帚清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泣告鄰人。乞兩棺殮主屍。長號不食死。

李一足傳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於易。旁及星曆醫卜之術。出當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鄢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為諸生。貧甚。稱貸於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銜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願奮身而出。斷一椹為二。與弟各持。伺仇於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挾其一祭父墓前。歸報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為令於交。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遍跡汝。其遠避為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鑄其椹曰。沒校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甚少。居民數百戶。皆墾藉。風土淳朴。喜文家。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教。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於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

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旬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繇遠西過三關越晉厯甘涼登華嶽入於楚抵黔桂復厯閩海吳越間各為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救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遍天下恨未入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羹也兄書已得言訖不見幸已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途短褐敝屣鬚髮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為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言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筋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伫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論曰古今傳神仙事多怪誕一足為報父仇遂仙去然則神仙必錄於忠孝哉吾獨怪其以擊仇不死悲憤窮蹙竟竄身海外復極幽遐遼遠之遊夫豈專避禍亦其志之所存終不能一息安也卒之既化而持挺觀水得道之後此心不忘不亦悲乎然

事之濟否則天也。子房博浪之恨，千載而下，可勝道哉。

錢烈女墓誌銘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為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宏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即其地為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為詩文弔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縲，縲絕，縲又斷，余自意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為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吾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秃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燄，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床下，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床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痛，強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為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

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清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皇走出。聞足擊牀閣閣。嗚呼死矣。敲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為鎮江錢公應式。母卅氏。公善醫。活人者眾。女死後受兵挺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卅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為女之陰助云。銘曰。

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瘞爾於忠貞之旁。麗重離以照四方之缺。